

黑

雲

暴

雨

到

霞

明

羅家倫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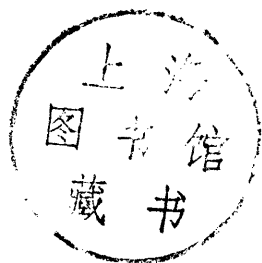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3 2188B

羅家倫著

黑雲暴雨到明霞

商務印書館印行



自序

黑雲暴雨到明霞，這顯然是象徵中國最近歷史上的三個時代。

黑雲早飄蕩在九一八以前，但是到九一八而聚積愈濃，幾陷我們於「八表同昏」的境地。從九一八到七七這段時間的氣壓之重，不但使我們苦悶，簡直使我們的呼吸不靈，心房滯重，像是要窒息而死。

正電與負電的磨盪，釀成了一個驚天的霹靂。從蘆溝橋降下的傾盆豪雨，落遍了全中國的土壤。我們在無依無蔽的狀態之下，不是腳根站得穩定，縱不被山洪捲去，也該被雨點——不是，是雨柱——打死。

可是四年多的血戰，居然熬出了光明。珍珠港的炮聲，震開了黑雲的一角。從這角度裏露出燦爛的明霞。

回想這段時間，用歷本來計算像是很短，用心理來計算卻是很長。這段時間構成的事實太多了！

這是大家經過的時間。大家在這時間裏都有自己心理上的反映。尤其是在黑雲暴雨兩個時代，大家都有說不出的苦悶，壓在心頭。不過我覺得我所感覺到的苦悶還要大些。這恐怕是個人心理作用罷。原因是當這第一第二時代，我正在首都和陪都負大學教育的責任，天天接近的是愛國情濃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同時我又參與中央的會議，略略知道一點國策。在中央方面知道的不能和青年講。能夠和青年透露或暗示的，又不能滿足他們單純而熱烈的情緒。在這時候，我的心情，真像兩面烤焦的燒餅，痛苦祇有內心可以知道。所以若是讀者認為我在這時期發表的言論，較我其他的文章，在情緒上格外沉痛一點的話，這沉痛就是由這種內心痛苦中流出來的。我當時做了好幾首現代還流行的軍歌，也是這個道理。

我自己所引為私幸的，就是我當時的言論，雖然有內心的沉痛，卻無軟弱的呻吟。

這一部書所選印的，還不過是這時期我所寫所說的一部分。大致按照時序排列起來，卻也可以表現我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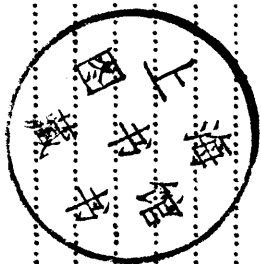
國是主張的一貫。所以我本擬刪去或是作爲附錄的五四運動宣言一篇，仍然放在卷首。固因中國青年抗日的大 轟，是由五四首先高揭起來的，也因這篇簡短宣言的內容，還足以表現當前抗戰的精神，中華男女的志氣。

現在我們已由抗戰到參戰了！我們看見燦爛的明霞，我們不要忘記在我們頭上的還有鄭重的雨脚。我們仍要奮勇揮魯陽之戈，爲整個的中華民族，「撥雲霧而見青天！」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重慶。

目次

五四運動宣言	一
國防中心論	一
一死一生的空軍兩國士	三
國慶前夕的愧汗	六
告綏遠將士書	七
百靈廟戰爭前夕的綏遠	八
建國在作戰的時候	一三
新民族的前奏曲	一七
新民族的週歲	一八
捷音到會場	二〇
日蘇衝突的冷靜觀察	二三
蘇聯不要中日本緩兵之計	二六
日偽無劃界權	二九
感謝同我們民族共患難的朋友	三一
日本通與通日本	三二
受過高等教育教育的漢奸	三三
文化漢奸	三四



壯烈的鋤奸·····	三五
比日俄戰爭規模大多了·····	三六
拿圍棋來比戰局·····	三七
我們對於毒氣戰應取的態度·····	三八
如何歡迎嘉賓·····	三九
人家放炸彈我們放紅中·····	四〇
感謝英勇的鐵路員工·····	四二
專燬文化機關的野蠻種子·····	四三
青年的模範·····	四四
顏李學說的光輝·····	四五
中國的新軍力之一——空軍·····	四六
悼空軍亡友——呂基溥烈士·····	四七
「保境安民」是漢奸思想·····	四九
火的洗禮·····	五〇
偉大同情的表現·····	五一
雲南乎？安南乎？新嘉坡乎？·····	五二
三要一不要·····	五四
踏進和平村來·····	五六
和平村紀遊·····	五九
狂歡與戒備·····	六三

太平洋上反攻的據點……………	六五
中華男兒血，應當灑在緬甸疆場上……………	六六
從近事回看當年……………	六八
站在同胞的血跡上和敵人喝香檳酒……………	七二
訓練機械化部隊的基本認識……………	七四
現代軍人對於現代戰爭應有之態度……………	七九
從黑暗到光明……………	八一
中華兒女應當目光四射……………	九四

黑雲暴雨到明霞

五四運動宣言

現在日本在國際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要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農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今與全國同胞立下兩個信條：

- (一) 中國的領土，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 (二)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上午十點鐘，我方從城外高等師範學校回到漢花園北京大學新潮社，同學狄福鼎（君武）推門進來，說是今天的運動，不可沒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學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學命我執筆。我見時間迫促，不容推辭，乃站着靠在一張長桌傍邊，寫成此文，交君武立送李辛白先生所辦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五萬張；結果到下午一時，祇印成二萬張分散。此文雖然由我執筆，但是寫時所凝結的卻是大家的願望和熱情。這是五四那天惟一的印刷品。

著者謹誌。

國防中心論

若是東北的淪陷，上海閘北江灣一帶的毀滅，不足以驚醒中國民族的迷夢，使我們感覺到民族生存的危險的話，那我們祇配做亡國奴，祇配做人家試驗大破飛機的犧牲品！

要是不然的話，我們便不當鬆鬆懈懈，散散漫漫，在偷安苟活的狀況之下，互相攻擊，互相攘奪，終日勞神費力於敷衍，枝枝節節的問題裏面，而當振刷精神，集中力量，準備一個立刻就要來到，更要偉大，更要慘酷的民族鬪爭！

準備！準備！以國防爲一切準備的對象！以國防爲一切準備的中心！

這個更偉大更慘酷的民族鬪爭，目前縱不大規模的來到，不出五年是一定要來到的。預言本是極危險的事。但這不是空洞的預言。國際的環境，如軍縮會議的一場無結果，英國的積極建築新加坡海軍根據地（還有二年就可完成），法國的積極擴充陸空軍，意大利的志在海上，蘇聯五年計劃的完成（蘇聯五年計劃就是國防計劃），日本在東北的侵略及軍人的法西斯蒂運動……那一件不是具體的事實，緊逼到世界大戰這條路上來。

我們不要希望世界大戰有人來替中國復仇；我們也不要希望日蘇戰爭，蘇聯能替中國出氣。這都是沒出息的人的想望。遇着這種國際的危機，中國是存是亡，是興是滅，全看我們準備如何，就是看我們屆時是否能參加戰爭做一個有力的戰鬪員。不然無論誰勝誰敗，第一個倒霉的就是中國！

遇着這種國際的危機，爲生存，爲利害，甚至於爲到志氣，中國是應該參加的，其中沒有願不願的問題存在。就是不願的話，以中國如此之大的人力和原料供給場（莫說戰場），沒有一個戰鬪國家，能夠忽視，不想徵發利用的。若是中國不能自動的利用——至少也須能自己守得住——那中國便好像是三國演義中典韋臨死時候手上抓住的兩個小兵，被強者拿來做武器！

想起這種危險來，不但是身上可以打寒噤，簡直可以徹夜睡不着覺！

所以中國民族不圖生存則已，要圖生存，便應當由中央立即以國防爲中心點，定一個整個準備的計劃，全

國一致，含辛茹苦，掃除一切枝枝節節的問題，放大眼光，認清對象，督促並且努力這個計劃的實現。這個計劃既以國防爲中心，所以一切軍隊的整理，要塞的興築，兵工的製造（注重飛機和大砲），鐵道的敷設（注重軍運），重工業的創辦（注重其地點問題），以至外交政策（注重與國及假定敵國），教育政策（如技術人才之培養，當然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等等，莫不向著同一的目標，集中力量去進行。這個計劃是要分期而有步趨的，並且是要按期完成的。無論如何困難，都當排除。無論何種常態國家中認爲重要的事，苟非國防目的所必需的，都可擱置。政府有否能力，以這個計劃來實驗。人民有否志氣，也以這個計劃來判斷。

苟安是中國人的催命符。嘆氣是中國人的末路。我們不但是要自己防止自己走上這條死路，而且要積極的做這更偉大更慘酷的民族鬪爭中之戰鬪員。

十年以前我去歐美的時候，看見歐美人士，在大戰方終，瘡痍未復，都有厭倦戰爭心理的時候，我也是一個不相信有第二世界大戰的人。（我知道國內還有人和我當時的思想相同。）但是近五年來細心研究國際間具體的事實，隨時感到這件事已經是不可避免的現象。而抱世界大戰愈逼愈緊，不但向中國，並且向世界前面丟下鐵手套的，就是日本帝國。

就算不問什麼世界大戰不大戰，開北江灣的砲聲大家忘記了嗎？東北問題解決了嗎？中國民族生存的將來在那裏？

在這危險的關口，中國民族祇有兩條路：
準備或是滅亡！

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南京。

一死一生的空軍兩國士

黑白的煙痕，金紅的火焰，一縷縷，一片片的互相夾着，這是淞滬被暴日轟炸時的慘景。中國空軍早應當出動了。

是的，中國空軍爲什麼不早出動呢？這也不無原因。第一是杭州蘇州的飛機場沒有完成，上海虹橋的飛機場受敵人的威脅，由南京飛去太遠，作戰以後，簡直沒有停息的地方。第二是因爲某處的火藥庫尚有幾萬噸的火藥來不及安置，恐怕引了敵機來，出莫大的亂子。第三是因爲二月一、二、三幾日天氣的關係。這是我當時聽見的理由。

二月四日的深夜一時，（不然，已經到了五日早上了，）天氣很冷，我還同朋友們在外交部裏，等待商量未完的事情。忽然一位與軍事有關的朋友匆忙來說：「飛機明天一早出動了，你們看有外交的關係沒有？」

「沒有，飛機來，飛機打，難道我們坐以待斃。」

「空軍的將士，這幾天來都躍躍欲試。他們說是很把握。今晚已經教他們去了。」這是我聽得很清楚的幾句話。

二月五日的早上天氣並不好，在七點到七點三十分之間，九架青天白日徽號的飛機，鼓動前面的小輪子，輾着明故宮九龍橋前的殘雪，次第的飄飄上升。那九架飛機之中有五架是較舊式的驅逐兼輕轟炸用機（是達克拉斯式），四架才是新式的驅逐機，由黃毓沛隊長領着。戰鬥員祇有十七個人。我要敘述的這位朱達先同志是其中獨自駕駛一架林克式驅逐機的。

飛機一隊東向飛行，下關江面的日本兵艦，當然是有無線電到上海日軍司令部去報告的。中國空軍飛到崑山的時候，已有日機三架前來迎敵。因爲彼寡我衆，所以被我機在真茹打下了一架。到了上海飛機添了一批子彈，加了一點汽油，正要上升的時候，已見日機四十幾架，分三層排列在空中等候。第一層是驅逐機約十幾架，飛在六千尺以上，專待襲擊我機。第二層是驅逐兼輕轟炸機，也約十幾架，飛在三千尺以上。其餘在第三層約一千尺以上的便都是中型轟炸機了。按理說，衆寡懸殊到這地步，中國飛機是一定要吃大虧的。可是那天

雲很多很濃，中國飛機倒因此得了掩護和便利不少。

這第一次遠東的空軍戰爭是十一點三十分開始的。我機攻入的是第二層日機的戰區。激戰了四十五分鐘，我方五架較舊式的驅逐兼輕轟炸機因為運動不靈，被迫退出戰區，飛往杭州笕橋機場。留下四架驅逐機在那裏酣戰。朱達先所駕的一架驅逐機於援助另一驅逐機之後，復轉移目標，襲擊一架下層轟炸機中之領隊機。這架領隊機受傷下落，他還是猛追前進，不意被這機的後座機關槍打傷腹部足部。據說這架領隊機受傷以後，也就燬了。機上一個燒過的羅盤，上面刻着M·M·兩字的，還存在我一位擔任空軍將領的朋友家裏，是我看見過的。而朱達先同志自己雖然受傷，卻還鎮定的將飛機安全降落在虹橋機場中。他自己走下機來，別人看見他身上有血，問道：「你受傷了？」他說：「沒有什麼。」大家恐怕說破了他心裏害怕，也跟着說「沒有什麼」。輕輕的把他扶上汽車，送進醫院。這是何等的沉着！何等的英勇！

當朱達先同志飛機降落的時候，其餘的三架驅逐機也無心戀戰，照原定計劃，退往杭州，但是黃毓全同志不知道。他是請結婚假回廣東去的，結婚不到十天，聽到淞滬戰事爆發，立刻回滬銷假。那天他恰好在飛機場上，等候好音。那知道層雲太多，望斷天涯，也不見自己這邊飛機的蹤影。最後一看見朱達先同志帶傷回來，他以爲消息不好了。一面想起國仇，一面又恐怕他的哥哥毓沛在上面發生危險，於是駕上朱達先降下的原機，奮勇直上應戰。那知道因為他急於上去，未及將機件詳細檢查，而且因為他應援殺敵心急，未能打一個大轉灣上去，遽用直角周轉，所以不及一百多米，便殞然落地，人機俱碎。這位烈士遂因此殉國，爲中華民族而犧牲了。

有這巧的事，朱達先同志腹部所中的機關鎗彈，打進去約五分深即向外轉角飛出，現在傷口已好，惟脚上所受的達姆彈，尙有碎片未曾完全取出，至今行動還稍有不便。不過我前三星朝已經看見他仍然在駕駛飛機了。至於黃烈士之忠骨，將來埋於何處，其家屬如何撫養，均應爲我們所應注意的問題。弔國殤而念及人情之所不能堪者，誰能不淚下而歎歎！

像朱達先同志這樣沉着英勇，於受傷後還能盡力為國家保存利器；黃毓全同志這樣忠憤義俠，斷然犧牲個人的幸福，而以身殉民族及國家；真是全國所當引為表率，永世不能忘記的。

因屆全國追悼空軍陣亡將士之期，所以特別紀載兩位國士的事蹟，以資表彰，且以廉頑立懦！

二十一年夏，南京。

描寫中國空軍戰績的文字，這恐怕是很早的一篇；其中所敘的事實，大都是黃秉衡將軍，當時的航空署署長，供給我的；擊落敵機的證物，也是在他齋中看見。

著者附識。

國慶前夕的愧汗

無論叫他做文明古國也好，文明先進國也好，野蠻半開化國也好，國格總該同有。

不管皮膚是黃的，白的，黑的，羞惡之心也總該共存。

在我們禮義廉恥的國家，知道慚愧總不該是罪惡。

看阿比西尼亞以不及四十萬英方里的土地，不及一千萬的人口，動員一百萬，抵抗侵略，誓不為不義屈，我們慚愧。

看阿比西尼亞的黑皇帝，每日工作二十小時，一面處理國事，一面以望遠鏡看成隊的敵機，我們慚愧。

看阿比西尼亞全國會長，團結一致，全國人民敵愾同仇，我們慚愧。

看阿比西尼亞的婦女隨丈夫出征，挾槍前進的氣概，我們慚愧。

看阿比西尼亞的國際宣傳，天天在世界大報上佔主要篇幅，我們慚愧。

看阿比西尼亞的外交官，家中有百萬家私的會長，在日內瓦發表正義正詞嚴的演說還不算，更宜稱一星期

後回國從軍，準備戰死，我們慚愧。

看阿比西尼亞黑人小國，以抵抗的精神，弄到全世界變色，弄到國聯判決意大利爲侵略國，弄到國聯引用從來不敢引用的盟約第十六條，爲世界外交史上開一新紀元，我們慚愧。

我們慚愧到面紅，我們慚愧到耳赤，我們慚愧到渾身是汗，無地自容。

當然有人說阿比西尼亞背後有他國畫策，但是人家幫助，也得自己有骨氣，自己站得起來。若是阿比西尼亞自願屈服，自願簽賣身契，那什麼都完了。人家要幫助也無從幫起。

阿比西尼亞今天的地位，今天所受的恭敬，是自己掙扎得來的，是自己拚命得來的。阿京可以炸毀，但是阿比西尼亞犧牲的光芒，可以超過意大利炸彈一時的烈燄，照耀在世界的歷史上。

現在阿比西尼亞的人，可以對得住他們的祖宗，對得住他們的子孫，對得住世界將來的和平與正義。

二十四年十月十日，南京

告綏遠將士書

綏遠前線各軍武裝同志：經我們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爲我們所有，民族的生存和榮譽，祇有靠自己民族的頭顱和鮮血才可保持。這次我看見各位將士塞上的生活，已認識了我們民族復興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黃沙的堡壘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認識我們中華男兒還是獅子，並非綿羊。我們全國同胞的熱血，都願意奔放到塞外的戰壕裏，助各位銷滅寒威，激盪忠憤。我現在籌奉國幣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殺敵前的一醉，但是想起這是長期鬪爭，並非一次的慷慨赴難，所以願將這些小的款項，改爲醫藥衛生設備之用，備各位壯士裹創再戰。現在整個民族的命運，抓在我們手裏，我們大家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祇有我們血染過的山河，更值得我們和後世的謳歌和愛護。我誠懇熱烈的向各位致敬，更願代表國立中央大學三千教職員和學生

向各位致敬。

羅家倫，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綏遠。

百靈廟戰爭前夕的綏遠

這次我離開本大學將近兩週，本係到北平去參加一個文化機關的會議；以後因綏遠局勢緊張，明知戰事隨時可以爆發，但是我也不願意有許多顧慮，逕往觀察塞北最前線國防的情形。我現在先從平津冀察再講到綏遠。

先說平津冀察的情形。我從南京動身到北平，係乘飛機。機中乘客共七人：兩個中國人（連我在內），兩個英美人，三個日本人。飛機升上天空，日本人即向下窺伺，並取出手冊在上面繪圖。飛機到北平的南苑降落。在南苑，一邊是操場，有宋哲元的軍隊在操演；一邊是機場，有停放着的日本飛機四架。我目觀此景，感觸甚深！平津情形，我看得比較透澈。教育界的人，我大都看見，至於政治方面有關係的人，我也看見不少。對於平津，我的感覺可以用四個字來表現，就是『悲喜交集！』對於綏遠，我的感覺也可以用四個字來表現，就是『令人興奮！』

我為什麼感覺到悲？我悲的原因，就是看見平津還係殘餘軍閥及官僚的大集團所在地。我們相信現在華北二十九軍的將士都是忠心為國的。我們知道二十九軍的士兵對於國事確甚憤慨，二十九軍的高級軍官對於國事都非常關切。現在平津的危險就在失意的政客包圍無知的軍人。這是冀察局勢目前最大的危機。現在氣焰最大的為齊燮元，石友三，陸宗輿，潘毓桂等。這班無聊的政客，除了天天與日本人胡調而外，便是豪賭，輸了錢就向地方當局要。失勢的軍人，更挾日本人以自重。他們是希望地方特殊化，而且利用地方特殊化的口號，以便私圖。他們勸地方當局不要倚靠中央。他們造出理由來，反說張學良因倚靠錯了中央，故懸案迄未解決，致

有九一八事變。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頗盛行於華北。關於中日外交，現在中央的方針和辦法，憑良心說，是可以放心的。多少年來各方都反對私下進行的外交。我也是堅決反對日本的武官可以來辦外交，領事可以來辦外交，特務人員也可以來辦外交。此次中央把這些後門傍門都堵塞了。請對方的大使川樾走大門，坐客廳，來知我們的外交部長張羣作公開的正式的談判，我們以為是最妥當的辦法。這樣一來，立場自然分明，即使談判決裂，對於世界也有話可說。這樣的談判，決沒有危險。大家應當絕對相信。我想祇有對方才感覺到這辦法的不方便。譬方從後門來慣了的客人，一旦要他從大門進來，他必須找門房，遞名片，進客廳，自然反感覺到局促不安起來了。這關後門的辦法，是最好的辦法。我希望不只是中央把後門關了，而且地方各部份也都把後門關了，不要留一箇狗洞。留一箇狗洞，便有危險。這種危險，我不但在南京常對人提起，即在北方看見有關係的人時，我也對他們詳細說明利害，務使地方要與中央一致。現在華北軍人，我相信大都是能捍衛祖國的，現在祇怕這些失意的政客亂出主意，弄到擾亂軍心，疏於防範！

至於喜的方面，就是年來華北的知識分子和民衆，對於中央的向心力都有高速度的增強。這不只是我個人的觀察，凡服務教育文化界的人，莫不具有同感。知識界所受刺激很多，故皆有自力更生的覺悟。比較著名的學校中教授的研究工作，學生的勤學風氣，以及其對於體育軍訓的注重，皆遠過於往昔。這全由於箇人內心的發動，欲藉此準備國家的實力，以作最後的奮鬥。李書華先生告訴我，現在北平各研究機關的研究人員，都希望獲得一些研究結果——或是純粹學術的或是有關國防的——在國內外標準刊物發表，或是貢獻給政府。因為現代的國防爲工業化的國防，而工業化更少不了科學。所以他們對於科學研究的努力，確是可佩！至於一般民衆對於中央的希望，尤遠過於我從前在北方的時候。比如獻機祝壽的影片若干套在北方開映時，觀衆天天滿座，每見飛機升上天空，莫不鼓掌狂呼。此可表現民衆對於中央的熱烈擁戴。『什麼！中國還有這樣的空軍！』他們內心想到這問題時，眼淚也就隨着掉下來了！

再說綏遠的現狀。個人到綏遠的一輛臥車上，只有我一個中國人，另外七個都是好朋友。他們都在張家口

下車，是往張北去的。那裏是他們特務工作的大本營。我走的路線是從北平經懷來，宣化，張家口，大同，豐鎮，集寧，歸綏，以達包頭。在歸綏曾與傅宜生主席見面。然後從包頭回來。至十八台（在集寧與歸綏之間），再遇傅主席，重經大同，而回北平。中間在包頭曾乘汽車赴前線視察防禦工事，在歸綏亦曾與傅主席赴前線視察。在沿途我都曾分別對軍隊和學生講話。茲分（一）地勢，（二）防禦工事，（三）軍隊，及（四）一般民衆組織四點來說明綏遠的現狀。

（一）地勢 從平綏鐵路向西到包頭，沿途伴着我的就是大青山。大青山亦稱陰山。『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就是這座山。再西爲狼山（昔稱狼胥山），再過去爲賀蘭山。歸綏城在大青山南部。在大青山北的武川，圍陽，我們都有軍隊，而匪軍的巢穴則在百靈廟。百靈廟爲叛逆德王的前站。德王很狡猾，從前他說不願住察哈爾，而願住綏遠，是爲避免日本人的壓迫；現在證明他的話全是假的。百靈廟的兵力不厚，閉約有三千餘人，但有坦克車及飛機。武川圍陽皆爲我方出擊之據點，隨時可從此出襲百靈廟。匪在綏北雖有相當力量，但不足爲大患。歸綏不必說，卽興和，陶林，都爲我方正式軍隊所據守。匪方的主力則集中在商都和張北。從平綏鐵路走，一出張家口，卽可看見我方的防禦工事。我方軍事佈置，迤東是靠着天然的地形。西部的重鎮爲包頭，而以圍陽爲犄角。東部的重鎮爲集寧（卽平地泉），從集寧可策應陶林興和而進攻商都。中部的重鎮自然就是歸綏了。這是天然軍事形勝的分配。自昌平而北，到南口居庸關，地勢漸高，平綏路就漸漸走上高坡。集寧海拔爲一千四百十五公尺；十八台尤高，海拔約一千六百公尺，因此氣候的變化亦大。土話說：「早穿皮襖晚穿紗，手捧火爐吃西瓜，」正是指此地一天內氣候的變化。陰山昔可限戎馬之足，或者當年是歸綏的一道天然屏障。但是因爲北方的地形本高，而北風吹來的黃沙，又爲屏風所阻，積在屏外，於是這座迤邐的大青山，自南望去雖然還是嵯峨，但自北望去，已經不成山形了。現在要守歸綏，應當守在大青山以北。百靈廟自然是箇軍事要點。百靈廟傍着哈爾紅河，就是古來的敕勒川。斛律全詩云：「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正是此地。匪軍現在聲稱從百靈廟進攻包頭，恐爲聲東擊西

的辦法，其目的在綏遠省會，亦未可知。自百靈廟至商都，其間有五六百里沙漠地帶；德王府現在迤北的滂江，而自滂江至百靈廟，至少有五六百里的行程。德王住在滂江；雖然他常來百靈廟，而不住在百靈廟，即因我方如自平地泉出兵，可以截斷商都百靈廟間交通的關係。這是前方軍事形勢的大概。惟前方天氣甚寒，北風凜冽，嚴冬尤苦。在十八台時，我與傅主席同赴前方，召集弟兄講話。他們都在戰壕裏，每次不能召集多人。在沙漠中講話甚難——真是沙漠中的呼聲——一句話尙未講完，往往一陣黃沙捲地而至，口眼都須閉上。我們也可想見戰壕中生活的痛苦了。

(二)防禦工事 前方軍隊有綏遠原有的國軍，山西的國軍，及中央新開來的國軍，軍隊數目遠在偽匪軍之上。前方士氣極盛，說打日本人，無不視死如歸；將領都很沉着。傅主席和趙承綬將軍將前方攻守計劃給我，我相信軍事上確有相當把握。前方的工事，除了憑山據險外，也有些是鐵筋洋灰築的。現在因天氣關係，士兵不能日夜暴露，所以前方日夜都在進行挖壕開洞的工作。傅主席對我說，我們用斧頭鋤子多鑿開一石塊，即多一分防禦的力量。

(三)軍隊 傅主席的軍隊很有訓練，趙承綬的騎兵士馬都很飽騰。這該是人人知道的。許多人不知道的就是在綏遠的中央軍。中央軍派去的番號和人數，我不能宣佈。但我在歸綏飯店裏，左邊隔壁的房內，就住有一位中央軍的軍長；而右邊隔壁房內則爲一位芳鄰，特務工作的首長。大公報記者范長江是我的學生，來看我時，便告訴我這件可驚異的矛盾。前幾天行政院下令劃綏遠幾省爲剿匪區，外人皆不准前往遊歷。我想祇有在綏遠前方的人，才更能明瞭這道命令的用意。我們的好朋友在這一帶游歷，向來無法禁止，只有派人暗中把他們監視着。現在既有明令，自有根據將他們趕走。希望我第二次到綏遠時，不致在隔壁房內再有這樣的好朋友。關於前方軍事的情形，我們能抽象的報告。第一，大致已有防禦工事。第二，軍隊數目超過匪僞軍隊。第三，軍隊的素質甚好，士氣極旺。我曾問傅主席：「匪軍士氣如何？」他幽默地答道：「那裏可以和嬌子談真操呢？」講起我方軍隊的類別雖有幾種，但同爲國軍，皆在中央的統一指揮之下。我會親見中央某炮隊開赴前

方，並且親見中央某部騎兵也開去。車磷磷，馬蕭蕭，我在衰草黃沙中遇見，是何等悲壯的感覺。現在在前方枕戈待命的，就有中央軍隊。我知道前方各路的總指揮業已派定，但不能宣佈。至於中央飛機已否派去，其行動不能宣佈。我想祝壽的飛機不久當有表現。飛機的運動有五個字必須具備，就是人、機、油、彈、場。五字缺一，即不能作戰，現在中央正以全力準備，各位不要着急。此次傅主席及各位將領談話時，我曾問他們需要什么接濟。他們說，他們所需要的中央都已充分給予。我又問他們軍事的把握如何，他們說絕對有把握。如僅爲偽匪軍，則綏省軍隊即可予以消滅。如敵方參加，則不僅綏遠爲前方，各地皆爲前方。傅主席又說，各處接撥捐款，現在他均以捐款人名義寄存銀行。現在尚未做出成績來，不願動用；俟有成績而需要錢時，再行動用。他希望大規模的戰爭發動時，由中央通盤籌劃，各方軍隊都通力合作。他的態度非常光明。

(四)一般民衆的組織 軍隊與地方十分融洽。地方保衛團的組織也很好。我對傅主席指出有些地方的兵力，似甚單薄。他說，地方的團隊，對小股匪軍，臨時尚可應付。據我觀察，其中還有「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的妙用。綏遠地方組織之成績，遠在江南之上。這也是我們對於前方可以放心的一點。我會對他說：熱河之亡，實一笑話。他慨然嘆道，如果叫他守熱河，他至少可守兩年。前方究竟是如何穩固，自也難說，但在此時機，我們只能相信當地的主將。他的自信力是很可靠的。在戰壕中，我看見兵士的生活，只有感動！我從北平動身時，袁同禮夫人將袁先生的皮袍借給我，送到車站上。但我到平地泉，十八台時，雖然很冷，卻始終不敢穿。人家都未穿皮袍，我當然不好意思穿。我們的物質生活和他們相較，真是天上人間！

前方的士氣不愁，軍心不愁，將領的自信不愁，中央的援助也不愁。但有幾種困難，值得注意：第一是運輸。前方物質缺乏，是由於運輸困難。現在最重要的是運輸工具，載重汽車尤爲重要。前方戰壕中，不能藏很多兵士，許多兵士都在距戰壕不遠之地。但至緊急時期，他們和應援部隊，都要運輸工具迅速運往前方。第二是禦寒設備，聽說皮外套皮褲都已預備好了，但皮手套還沒有，我曾看見一百二十匹的駱駝隊載物件，但仍載不了多少。將來南方軍隊至北方作戰，尤恐不易習慣。第三是醫藥。前方雖有軍醫院的設備，但絕

對不夠。前方作戰的兵士，受傷即等於死。傷兵運回時，中途凍也要凍死。我覺得我們後方一切的物質享受都可以犧牲，但是對前方英勇將士的供應，不可缺少。現代的戰爭爲科學的戰爭。我在前線更深切的感覺到國防除工業化外，別無第二出路。槍，炮，坦克車，飛機，載重汽車，那一件不是工業化的結果？我看見各位援綏的熱烈，非常同情，我的熱血也在湧！我在前方時，白天慰勞將士，晚上回來，血就不住地奔騰！想到前方的戰爭，未來的大難，和物質設備的缺乏，實在痛心！我希望中央大學的全體青年都發一個宏願，要爲國家充實國防物質的設備！我看見前方將士的痛苦，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慰勞。我個人對他們捐助了一點很小的款子，他們都很感動。但這只能增加他們的勇氣，不能減少他們的痛苦。我們自己第一在消極方面，應該節約。節省一切的物質補充前方。現在德國人每星期六都實行素食，以濟軍需。人家尙且如此，何況我們！我個不要只叫別人捐錢，而自己反圖享受。第二在積極方面，要發宏願於最短期間，使中國工業化。不能工業化，就沒有國防！英，美，德，法各國都有國防，都能製造飛機和坦克車，因爲他們都有大規模的工業。我們要有國防，就要使中國工業化。第三我們要注重體格。無體力就不能抵抗。在嚴寒的塞外，體格更加重要。我們不要灰心！不要怕難！我們都是中國人，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我們有一分鐘準備的機會，就得準備一分鐘！我們不怕沒有光榮犧牲的日子！光榮犧牲的日子就在目前，只怕我們的準備不夠，物質不夠，體力不夠！我們從今以後，消極方面應該節約接濟前方；積極方面應該促進中國的工業化；還要注重體格，對於軍訓體育都須格外認真！這次民族戰爭，不是一時的興奮而是長期的苦鬥！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講於中央大學。

建國在作戰的時候

就在今年七月十八日全國各中學校長，教務主任，訓育主任以及其他黨政軍受訓人員約四千餘人，在廬山

海會寺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委員長蔣先生於烈日蒸騰大汗淋漓之下發表一篇沉痛的演講，表明政府對於蘆溝橋事變的態度和決心。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篇演講。這篇演講中，有一句最深刻的話，就是「建國就在作戰的時候」。我覺得這句話，關係國家前途，極爲重大；而在目前抗戰期中，尤其值得我們深切的體會與反省。

「建國就在作戰的時候！」建國和作戰是可以同時做的，而且兩件事也可說是一件事。這句話實有全部歷史哲學做他的基礎，去支持他。自古以來，多少人類社會的制度，都是從戰爭中產生出來的。一部人類進化史，就是一部戰爭史：最初爲人與自然的戰爭，繼則爲人與野獸的戰爭，終則爲族與族，國與國的戰爭。一個國家可因戰爭而滅亡，但也可因戰爭而復興。

中國的先哲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一個無敵國外患的國家，因爲缺少刺激，不求進步，故最易滅亡。反之，一個有敵國外患的國家，因爲有不斷的刺激，不斷的進步，倒反易復興。不過，一個國家，若是有敵國外患而不知振作，有刺激而不發生適當的反應，也必然趨於滅亡。所以一個國家不怕有敵國外患，惟怕有敵國外患而不知振作。我可以補充一句說：「有敵國外患而不知振作者國永亡」。

我們並不愛好戰爭，因爲戰爭是殘酷的，慘痛的。如果世界上永無戰爭，長保和平，自然是人類社會一件最可慶幸的事。然而，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各方面雖都有進步，但戰爭的天性卻到現在仍未能泯除，將來也不能消滅。人類要消滅戰爭，曾提出兩種方法：一即以戰爭止戰爭，一即以和平方法止戰爭。但上次世界大戰已證明第一種方法之無效果，而中國近數年來之委曲求全而終不免一戰，也已證明第二種方法之不可靠。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不能戰爭的只有做奴隸，做鞭骨動物，既不配談以戰爭止戰爭，更無臉談以和平方法止戰爭。所以我們雖不願意慘惡戰神的咆哮，但更不願意美麗的和平之神死在刺刀尖上；我們雖厭恨凶橫屠殺的侵略者，但卻讚美勇敢犧牲的自衛戰士。我們不要呼籲和平，我們要創造和平。祇有用自己的力量創造出來的和平，才是最光榮的和平，最能持久的和平。

戰爭是一個「總檢討」，「總算賬」。平時的優點，在戰時表現；平時的弱點，也在戰時暴露。只要發現了弱點而立加改正，就是進步。而且戰爭是使國家內部團結的一個最好的方式。所以多少近代的國家，都是從戰爭中建設起來的。譬如法國民族的國家，首先在百年戰爭的時候，由貞德奠定他的國魂，再經過大革命時代的對外戰爭才能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是首先經過拿破崙戰爭的慘痛，再經過普丹、普奧、和普法三次戰爭才能形成。就是大不列顛帝國也是最初由西班牙艦隊的威脅，促成國家團結的精神；再經過馬爾保羅 (Marlborough) 與畢特父子 (The Pitts) 時代的對外戰爭，爲他樹立下堅強國家的基礎；最後由傑佛加與滑鐵盧兩仗，乃能使浮圖合尖。這些歷史的事實，都足證明建國在作戰的時候。

上次世界大戰，除使各國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產生許多改革而外，還有兩件極大的收穫：一爲工業的三大成功，一爲科學的進展。就工業的三大成功而言，第一是準確機械 (Machine of precision) 的改進，促進了工業的標準化；第二是速度 (Speed) 的增加，征服了自然的距離；第三是大規模生產 (Mass production) 的擴充，增進了生產的效率。這三大成功的結果，完成現在的機械時代 (Machine Age)。就科學的發明而言，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爲世界科學發明最突飛猛進的一個時期。應用科學方面，如淡氣的提取，飛機的製造，無線電的利用，以及醫學尤其是外科技術的進步等等，不可勝數。純粹科學方面，物理化學的進步，更是顯著的例子。如電子放射，鐳的性能種種研究不必說了，就是純粹理論科學中最純粹的部分，如愛因斯坦的「普通相對論」，也是在一九一五年宣布的。生物科學方面，如遺傳方面的研究，在這時期也有重大的成績。戰後十餘年來，科學史上，更成燦爛光輝的一頁，但是其中許多研究，都是在戰時開始的。我們不可厭惡科學，咒咀科學，在平時要研究科學，在戰時尤應研究科學。戰爭是推進科學最大的原動力。科學不但可以幫助戰爭，而且可於戰爭以外，增進人類無量的幸福。現在各國爭圖建立自給自足的國家，更是要靠科學的研究。而這種科學的刺激，常從戰時經驗中得來。

要達到從戰爭中建國的目的，必須能善用失敗，善用痛苦。在戰爭之中，失敗與痛苦，是在所難免的，主

要的關鍵是在能否善於利用。善於利用者，根據失敗與痛苦的經驗，不斷改正自己的缺陷，則必能得到最後的成功。所謂最後的成功，也可說就是無數的失敗與痛苦所累積起來的結果。不善於利用者，遇失敗就灰心，見痛苦就短氣，則必失敗到底，痛苦到底，而永無成功之一日。所以一個國家在作戰時期，不怕失敗與痛苦，惟怕不能善用失敗，善用痛苦。

有一位宗教家對我說：「我們基督教的十字架，就是失敗與痛苦的象徵。」因為在這十字架上，善是被惡釘死了，仁愛是被凶殘釘死了。當時耶穌的門徒，也會號哭悲哀，但是後來覺悟到號哭是無用的，悲哀是無用的，於是從慘痛與失望之中，得到澈底的覺悟，從悲哀之中重新振起勇氣來，發揚傳布耶穌的教義；直到現在，耶穌的信徒，到處都有。就是拿破崙流放於聖希連琴島上的時候，也會感慨地說：「該撒的帝國亡了，我手創的帝國也毀滅了，祇是基督教的帝國，還是存在！」我以為耶穌三天後復活一件事，應當用這副眼光來解釋。我並非基督教徒，我相信這箇解釋是很真確而最有意義的。我是曾經研究歷史哲學的人，我認為這段史實的教訓，是最不可忽視的。

我們現在是以戰爭求生存；我們更要以戰爭來建國。我們不要怕失敗，我們更不能逃避痛苦。失敗是常事，痛苦是逃避不了的。我們祇有利用失敗與痛苦的經驗，不斷改正自己的缺點，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完成建國的大業。從全部歷史的眼光來看，我決不相信像日本這樣橫暴的國家，沒有滅亡和沒落的一天。歐洲大戰時，比國的國土完全淪陷，但是戰後比國依然恢復。法國三分之二的土地，曾為德軍所佔領，但是結果還是法國戰勝。他們雖然經過幾次戰場（Battle）的失敗，卻是打勝了整個的戰爭（War）。我相信我們中國這次的抗戰，縱然免不了幾次戰場的失敗，終必能打勝整個的戰爭！我們必須以宗教的精神，鞏固必勝的信念！

（按）此文係於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在武漢大公報上發表，當時「抗戰建國」的口號尚未提出。

新民族的前奏曲

感謝日本的飛機大炮，把我們散漫的民族，轟炸成鐵的團結；把我們沉迷的大衆，轟炸得如夢方醒；把我們衰弱頹廢的思想，轟炸得煙消雲散；——不把我們包裹重重的膿血炸開，那有新的肌肉產生？

保留我們對固有文化一切優美之點的十分尊重，我們祇覺得我們的過去，至少是最近的過去，不免太鬆懈，太頹唐，太苟安，太脆弱，太無機構，太少豐富進取的生命了。感謝日本的飛機大炮，把這些弱點一齊暴露出來。我們應該在這被炸的邱墟上再種鮮豔的玫瑰。

我們首先應該重作人生哲學的檢討，重行省察我們的思想行動，重行估定我們生命的價值表。新的民族是要新的人生態度的。大家應該努力爲民族建設一個主人道德的標準，把握住時代演進的潮流。

生命是離不了現實的，所以我們對於現實的政治社會國際教育等問題，應該討論。不但應當討論戰時有用的問題，並且應該討論戰後建設的問題。討論的時候，大家應該根據詳細思考和研究的結果，發表負責而有建設性的文字。不必求同，也不可立異。教書的人辦雜誌，自沒有共同政綱可言，但是整個國家民族利益的立場，是應該共守的；在抗戰中同時建國的意識，是大家共有的。

文藝是生命情緒的表現，所以應該有文藝。祇是我們所希望有的，不是尖酸刻薄培養全民族內猜忌怨恨的文藝，也不是享樂頹廢供少數人玩弄的文藝。我們希望文藝裏面，不但有充分的生命，而且有充分的同情心。我們相信在這熱烈的時代裏，一定會有充滿了生機充滿了真理的偉大文藝產生，雖然不知道產生在什麼地方。我們只希望文藝去燒起民族同情的烈焰，去掀起民族精誠的愛潮。

這箇刊物，是一羣大學教書的人在興奮苦惱自責自懺的談話場中產生的，所以沒有固定的社員可言，凡是同情我們見解的人，都可以做我們的投稿者。我們對於文字的去取，也祇以合於建設新民族的主張與否爲標

準。

我們彷彿聽見曠野的呼聲，說是在中華民國的領土上有一箇新的中華民族降臨，趕快預備他的路。我們祇不過是這新中華民族降臨前的一箇小小號兵。

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重慶。

抗戰軍興，中央大學遷移就緒以後，我約集了幾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們，辦了一個週刊，由我主編，名叫新民族，於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創刊號。當時印重慶武漢兩版，不一月而銷數逾萬。後來因為要維持白紙的標準，限定銷數，不得過萬。該刊計出六十四期，因二十八年五月四日重慶大轟炸後，印刷發生困難而停刊。這篇發刊詞和下面新民族的週歲二文，均編印於此，藉留紀念。又在此期間，我為新民族所寫的短評，約二百篇，所涉範圍甚廣，可以分成若干系統。茲選錄其時效關係較少而又不屬其他系統者十九篇，編印在這本書裏。其中有可傳之事，可記之人，也有至今還可以供警惕的言論，或者可以不為讀本書者所摒棄。

著者附識。

新民族的週歲

在這抗戰建國的大時代中，新民族已經出版到第五十二期，整整的一週歲了。

這一年之中，我們偉大英勇的神聖民族戰爭，經過了多麼重要的階段，造成了多大歷史的奇績！雖然我們天天在腥風血雨裏面過生活，但是這不平凡的一年，確實給予了我們最高潮的興奮，最深刻的信念，和最光明的希望！

我們這一箇小小的刊物，在這民族國家的前進潮中，那敢說有什麼貢獻？不過檢討過去，有幾點是堅定不移，為我們總是朝着在努力的方向。

我們堅定的擁護發揮抗戰建國的國策。我們不重在感情方面的激動，而想要從理智的判斷，和客觀事實的分析裏面，去樹立深信。

我們常是注重與抗戰建國有關的實際問題的研究，尤其是與抗戰建國有關的科學問題。所以我們刊布的文字之中，常有關於航空工程的，氣象的，軍事心理的，水利的，民食的，軍糧的，傷兵醫藥的，增進後方生產的，邊疆探險和考察的等方面。有許多是專家長期研究的結果。有人說我們的文章有時太長，我們慚愧不能做嗚呼針。我們不敢說解決了什麼重大的問題，我們祇敢說有些專家研究的意見和結果，可以供解決這些重大問題之參考。從事實方面說，這些意見之中，不無可以採用之處。從教育方面說，我們想告訴青年，有許多國家的問題，不是可以隨便輕易主張的。

我們對於國際現勢，總是在注意。我們關於這類的正文固有，但是我們在短評之中，更是不斷的在作扼要的敘述，與客觀的分析。

我們不能忘記思想問題的重要，所以常是發揮積極的，進取的，能恢復民族生力的人生觀。認定萎靡，頹廢，狡滑，奸詐，懦弱，卑鄙，自私，是我們的敵人，是民族的大烟！在哲學方面我們是這樣主張，在文藝和文藝思想方面我們也是這樣提倡。

我們的態度不是鬭爭的，是領導的。

我們很慚愧沒有能達到我們預定的理想。我們更感覺到心有餘而力不足。祇是一年來承讀者，不但是在大都市的而且是在窮鄉僻壤的，不但是學生而且是一般的知識青年和成年，給我們以重視，以鼓勵，使我們興奮，慚愧，感激。

我們更感激為我們寫文章的各位學者專家，沒有半文稿費的為我們盡義務，不，為讀者盡義務。我們希望本刊為學術界公開討論研究的刊物，為大家發表具體而有建設性意見的刊物。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重慶。

捷音到會場

台兒莊是中國的但能堡，還祇是第一個但能堡！

在這第一個中國但能堡決戰的前幾天，我因為到武昌，說確定一點罷，這是三月二十四日的下午一時半。我一下飛機，恰巧遇着某主要軍事長官，我開口便問他：

「蔣先生在這裏嗎？」

「不，到前線去了，前天去的，」這是他輕輕的回答。

蔣先生先到西北戰場去，視察和布置以後，又到蘇北魯南的戰場上去，親自檢討和指揮一番。但是他的行動，已被敵人偵探到了。敵方派了三十架飛機沿隴海路西炸。在歸德的上空，恰巧遇着我們的三十架飛機，打了一箇劇烈的遭遇戰。結果打下了敵人五架飛機，人機全燬，而我們則未損燬一架。當晚東京的廣播說蔣先生受傷了，路透社也有這樣的參考電。那知道這場空戰的時候，距蔣先生過歸德的時候，相差在十二小時以上。敵人無聊的宣傳，徒然表示他們的造謠與情急。而我們則安心地認為這場空戰的勝利，是魯南捷訊的預報。

二十八日蔣先生回來了，他表示出很高興的樣子。他並且把侍從室主任留在前方，看好他預定計劃的執行。這位主任接受的命令是「看見打勝了再回來！」

二十九日以後捷報屢屢的傳來，我們開始興奮起來了。

「這次作戰計畫是誰定的？」我問一位高級將領。

「是蔣先生自己定的，在最後一次會議的時候，他拿出來的。」

「爲什麼在現在的地方打？」我繼續問。

「你不知道打仗要選擇戰場，打殲滅戰更要選擇戰場嗎？」

我想到這戰場西面的微山湖，又想到但能堡旁的沼澤，不覺露出會心的微笑來，覺得這次戰爭更有把握。

「戰事的前途怎樣？」這是三十日晚上我問一位高級將領的話。

「好極了，我們一定打勝。我們不但戰略好，而且各箇部隊嚴格的實在的照着這計畫執行，達到指定他們的任務。」

三十一日臨沂大捷的消息傳來，界首大汶口一帶交通全被我軍破壞，敵人在魯南被包圍，台兒莊已發生爭奪戰的消息，亦均證實，——這不但使全場鼓舞，就是我也個人也感覺到自己的脈搏每分鐘至少增加五十次。

「但是，」一位高級將領說：「這還不是最好的消息。」

「最好的消息呢？」

「在四月五日以內。」

「我們真是全部合圍了沒有？」

「大體均已合圍，敵人在東北還有一條公路可通魯東。」

我聽後半句話自然發急，等到又聽見「這還不要緊，敵人從這路增援的部隊究竟有限」一句話，心裏才放寬一點。

「我們總要在他援軍未到以前，把台兒莊敵人全部解決才好。」不是軍事家的我，也解說這句話。

天天的捷報是不斷的。四月一日，二日，三日，四日，到五日還沒有得到總解決的消息，大家心裏都懸起來了。每日殺敵成千的消息，也不能過癮。

六日總解決的消息還沒有來，那箇內心裏沒有忍不住的急！

七日上午十一時半最高統帥部的電話來了，說是台兒莊的敵人二萬餘人，全部解決，最大多數被殲滅，少

數向東北潰退，潰不成軍，自相踐踏。我軍奪獲坦克車數十輛，大炮數十門，鎗械與交通器材無算，正清查中。這箇電話，害得我中飯都吃不好，立刻自己也以電話當橋關鎖，去掃射許多朋友的家庭，去震盪許多朋友的耳膜，搖動他們業已緊張的心弦。

武漢的報紙是不准出號外的。到下午二時號外也禁不住的似雪片般滿街亂飛。飛到那條街上，爆竹像起伏好的一樣，就應聲而起的響於那條街上。自二時至七時滿街都是爆竹烟，滿街都是人，滿街都是人頭——帶着笑臉，張着嘴的人頭。武漢瘋了！全國也一定瘋了！

七日下午八時又開會——一個不同的會。到會的人個個笑容可掬，一見面就說「恭喜！恭喜！」那時候滿街的爆竹聲又起，會場裏報告的聲音都聽不見。主席一開始就讀前方的捷電，說是台兒莊敵人死傷一萬五千餘人，其餘和上面所說的大致相同。全場的鼓掌，至少有十五分鐘之久。繼續就是通過慰勞前方忠勇將士的電文，大家一致以歡呼的形式通過。繼續就是爲此次傷亡將士默哀致敬。這時候的莊嚴肅穆，更非筆墨可以形容。因爲表現在外面的情緒還容易描寫，至於刻畫內心的緊張和沈毅，世界上那有最適宜的文字？

蔣先生坐在那裏？全場的目光不知不覺的都在搜尋。蔣先生在前方的勞苦策畫，和他大雄無畏的精神，於三月三十日的會場裏，大家已經熱烈的報答過了。這次的偉大勝利，他是更應當出來受大家歡迎的，大家都預備好了給他最熱烈的歡迎。可是蔣先生沒有出席。

「蔣先生爲什麼不出席？」我以輕微的聲音，問一位高級將領。

「你不知道，打勝仗的時候是最不能大意。蔣先生又在看地圖開軍事會議，調兵遣將了！」

等了一會，蔣先生託人送來一個通電，請主席代爲宣讀，電文中重要的話是：

「此次台兒莊之捷，幸賴前方將士之不惜犧牲，後方同胞之共同奮鬥，乃獲此初步之勝利，不過聊慰八閱月來全國之期望，稍弭我民族所受之憂患與痛苦，不足以言慶祝。來日方長，艱難未已，凡我全國同胞與全體袍澤，處此時機，更應力戒誇誇，時加警惕。唯能聞勝而不驕，始能遇挫而不餒。務當兢兢業業，再接再

厲，從戰局之久遠上着眼，堅毅沈着，竭盡責任，忍勞耐苦，奮關到底，以完成抗戰之使命，求得最後之勝利。」

這是何等的堅毅沈着，這是何等偉大的精神！

又到了八日的下午。七時半我在會場的時候，一位高級將領抓住我的手說：「昨晚的報告錯了。」

「不是，昨晚的報告祇說敵人死傷不過一萬五千多人。方才前方某主任從前方給某部長的電話，說現據查算結果，敵人至少死傷二萬多人。敎此地趕快派幾十個人去開俘獲的坦克車，還要先派三列車去裝戰利品，這列車要熬長愈好！」

他是親自在旁聽見這電話報告的人。我要補充的一句話，是這箇敵人死傷的數目是大致不差的。這包括台兒莊附近地帶敵人的死傷，和敵人前數日由公路運回的傷兵在內。

我要回重慶了，最高統帥部的朋友對我說：「等兩天，看了俘虜和戰利品再去罷！他們正在路上呢？」可是我等不得了，恨事恨事！

我在歸途上想，他們從前答應我四月五日以前就有最好的消息，七日竟得到了，距預定期間相差不過一天兩夜，這是何等的奇蹟！

所以我說，台兒莊一役，不祇是一個有科學計畫的戰爭，而且是一件完整的藝術的作品！

「蔣先生又在看地圖，開軍事會議，調兵遣將了！」
這不過是中國的第一個但能堡！

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重慶。

日蘇衝突的冷靜觀察

爲了張鼓峯事件，日蘇軍於七月二十九日晚間衝突起一直到今天（八月五日），已經一個星期了！這一個星期之中，不僅日蘇緊張，世界注視，至於我國的興奮，更不必說了。

無疑義的我們是同情於蘇聯；無疑義的，大家是希望蘇聯能於此時給敵人一個重大軍事上的打擊。但是討論國家大事，我們卻萬不能把同情和希望掩蔽事實。我們遇着大的問題，不可不冷靜地把客觀的事實，認識清楚，分析清楚。

張鼓峯是否爲蘇聯領土，我們不必討論，這是法律問題，證據問題。蘇聯進兵張鼓峯去設防，是軍事上的需要，因爲這塊高地，可以控制鐵路線和海岸。

事實是日軍於二十九日下午在張鼓峯北二公里地點，進攻蘇聯守兵，衝突後雙方互提抗議。三十日夜間日軍利用大霧及黑暗，於三十一日晨五時佔領張鼓峯，六時佔領沙草峯，七時蘇軍反攻。日方是由關東軍司令部公布將該地佔領的。並由朝鮮軍司令部公布說：「紅軍死傷二百人，其中被擊斃者三十人；日方並奪獲坦克車十一輛，過山炮兩尊，連射炮一尊」等情，對於日方的死傷不說。蘇聯方面，莫斯科沒有表示。八月一日朝鮮軍司令部又公布「今午俄軍飛機開始襲擊日軍防地達二次之多，每次均以張鼓峯爲目標；：結果俄機被擊落三架。」坂垣表示又向蘇抗議。是日蘇聯還是取鎮靜態度，祇發表公報稱：「日軍於七月三十日與蘇聯邊防軍發生衝突，結果佔領蘇聯領土哈桑湖以西山地共長兩哩半。」又謂「日方損失甚重，蘇方之損失尙在調查中。」似乎很輕描淡寫。外交方面，僅向日提出抗議，重申張鼓峯主權問題，還着重在法律方面。二日戰事仍在進行中。日方消息謂「蘇俄步兵兩營，於坦克車九輛掩護之下，於今晨九時開始進攻張鼓峯日軍陣地；經一度衝突後，俄軍當被擊退，並遺下坦克車三輛，擊毀者亦有數輛。今晨七時半另有俄機十架，飛至張鼓峯上空擲彈，日方並未還擊。」東京陸軍省發言人則謂「一切須視俄方態度爲轉移；就日方而論，日方誠願將此事就地解決。」是日蘇聯當局所發關於上月三十一日日蘇軍隊衝突之公報，內容甚爲簡單，僅謂「蘇軍已將日軍擊退」。

（據美國合衆社莫斯科電。）除塔斯社（蘇方官方通信社）有警告言論以「觀察家」名義發表外，無積極官方表

示。三日朝鮮軍司令部於下午四時公布「張鼓峯方面俄軍於今晨十時後即停止向日方反攻……俄軍曾一度進至距沙草峯日軍一百五十米之處後，即退至相距八百米至一公里地帶，構築工事。張鼓峯西南兩公里之某小山原曾爲俄軍所佔，現該處俄軍似已略向後撤。」其餘就是繼續宣傳蘇方損失情形，謂蘇方死傷達三百人，奪坦克車十六輛。是日蘇方僅有半官消息發表，謂「張鼓峯一帶日本部隊七月三十一日被我軍擊退後，昨再度來犯，當由我軍予以『阻止射擊。』我軍乘機予以轟炸，日軍損失甚重。」其餘就是聲明蘇聯空軍並未越境轟炸，僅在保衛自己領土範圍以內活動。是日報紙傳有百萬蘇軍將開赴遠東消息，但是這不過新聞社的電傳，其實某國動員多少人是絕對不讓外面知道的。四日前方頗沉寂，兩方軍隊調動甚忙。路透社消息，張鼓峯沙草峯仍在日軍手中。倫敦觀察，日蘇不致開戰。

這是最近消息的總括的敘述，根據兩方官報和比較可靠的通信社來的。官報不盡可靠，但是排列起來，也可以看出雙方的態度。

從以上的消息，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的觀察：

(一) 啓釁由於日軍，不成問題。

(二) 啓釁以後，關東軍司令部與朝鮮軍司令部劍拔弩張，拚命鋪張戰績（當然雙方都有此情形，爲其國內銷場），但是東京政府及軍部卻比較沉靜。所謂可以地方事件解決，就是預留退步。

(三) 根據第二項觀察，這件事的發動，事前東京軍部並未十分預定。大概是邊將的「邀功戰」，和九一八瀋陽事變一樣。東京軍部不能控制關東軍與朝鮮軍，至此愈顯。

(四) 蘇方態度，非常持重。邊防軍不單獨發表消息，莫斯科政府也不發表刺激緊張言論。第二次抗戰，還在談張鼓峯所屬權的法律問題，或係爲日本少壯軍人派留轉圜餘地。

(五) 到此時止，張鼓峯與沙草峯還在日軍手上，雙方正在調兵遣將（數目不知），隨時有更大規模衝突可能。張鼓峯如不奪回，蘇聯屢次宣言不失寸土的面子，如何下得去？

此外還有四點可注意的地方，爲以上敘述所未及的：

- (一) 歐洲各國態度很鎮靜，都信日蘇不致宣戰。
- (二) 法國非正式表示，法蘇互助公約，範圍僅限於歐洲，這也是使歐洲各國安心的地方。
- (三) 日軍軍部最近將小磯司令官編入預備役，但是關東軍與朝鮮軍驕橫慣了，很感受東京的統制，所以預備闖禍立功。這件事恐怕是此次事端的一個原因。

(四) 據英國孟傑斯德衛報（此報甚公正，對中蘇態度一向很好）二日消息，謂「日方發動之原因，係因遠東紅軍司令羅斯考夫自西北利亞棄職潛逃至日後，日方過信紅軍內部之弱點所致。」當然這也可以成爲一個原因。

以常理來判斷，日本在對華作戰沒有把握以前，是不會對蘇聯作戰的。因爲這是不智，這是犯兵家之忌。蘇聯在歐洲方面領土安全沒有把握以前，也是不願和日本作戰的。各國外交家和軍事家都是這樣觀察，所以他們很鎮靜。根據這種事理的觀察，我們對於這次日蘇大戰的發生，不可太存過分的希望。

但是有許多瘋狂的人是不可以常理推測的。日本少壯軍人橫行到什麼地步，恐怕新進望淺的坂垣也沒有把握。「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爲什麼你們可以僥倖冒險在華立功，而我們不可以對蘇聯立功呢？「這是現在的朝鮮軍和關東軍要問坂垣的話。我們以常理論，目前還不會發動大規模的日蘇戰爭。祇有瘋狂的心理，是人事之中，常理以外的一個未知數！」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重慶。

蘇聯不要中日本緩兵之計

——揭開一段日本的陰謀——

衝突了兩星期的日蘇軍隊，現在由兩國政府分別命令停戰了！

「山雨欲來風滿樓」。風是吹得大了，而山雨不但來，且有吹散之勢。國際間誰不感覺這是一個大瀉氣。

日蘇這次邊境衝突，雙方實際在前線作戰的軍隊，每邊都到二萬餘人。蘇方的死傷，日方謂在一千五百人以上。日方的死傷，蘇方的估計，不曾見過發表。總之自有所謂邊境衝突以來，沒有見過像這次這樣大的。

據十一日法國哈瓦斯通信社莫斯科電稱：

「關於日蘇之爭，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昨與日大使重光葵會晤時，曾向之提出建議如次：（一）雙方部隊應於十一日正午（當地時間）停止軍事行動，其在十日午夜十二時所佔有之陣地仍聽其佔有之。（二）組織混合委員會勘定界線，蘇聯應派出委員兩名，日本及偽滿各派出委員一名。（三）混合委員會若不能成立協定，即應由雙方推舉中立國人員一名擔任仲裁。（四）雙方界線應以中俄兩國全權代表前於一八八六年所簽訂之璦春條約與其附圖為依據。重光葵當即接受第一第二兩點，而拒絕第三點。此在李維諾夫亦不堅持。關於第四點，雙方尚未成立諒解。李維諾夫主張應以有中俄代表簽字之條約及地圖為根據，重光葵則主張中俄條約外其他關係文件亦應有效。但對於蘇方之主張，已允電東京請示，再行答覆。」

又據十一日美國合衆社莫斯科電稱：

「今午十二時蘇日雙方正式休戰。昨日大使重光葵與人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談話達三小時之久。據日方消息，休戰之條件如下：（一）蘇日兩軍自十一日中午起停止攻擊。（二）雙方軍隊應駐有十日午夜之原陣地。（三）其他懸案應由雙方代表開會予以解決。（四）蘇日雙方政府應即通令部屬遵守。上列各項，昨晚重光葵與李維諾夫會談後，重光之祕書即對外宣稱，雙方已成立諒解。」

又據十一日英國路透社東京電稱：

『蘇日停戰之說，現已證實。今晨官方公佈蘇人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已接受日方提議，雙方即日停戰，開始談判。』

最後據十一日英國路透社莫斯科電稱：

『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正式宣佈蘇日已成立協定，現蘇聯方面所懷疑者，即日關東軍是否肯待外交上之解決。因在往昔事件發生時，日大使所言者與日軍人所行者完全不同。迄今日蘇局面已經澄清，惟事件固未解決，亦未必防止日軍不再進犯也。莫斯科某某方面，謂日軍閱現正從事煽動對蘇作戰云。』

根據以上四個消息，和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正式的宣佈，兩國決定停戰，謀外交途徑的解決，是確實的事了！此事前途困難甚多，但是雙方現在都決心不打仗，是確定了的。

此事發生於東京日本軍部重要會議和莫斯科蘇聯最高會議之後，是值得注意的。

當日蘇衝突發生以後，我們即抱冷靜觀察態度，看見兩方面抑制輿論的情形，和負責人不說刺激話的做法，認為大家是在預留地步，以謀妥協。不幸這個觀察是看對了。

本來一國有一國固定的國策，不是順着人家的希望來改變的。所以我們並不勸人家打仗。

但是我們站在國家和民族共同利害的立場上面，還有一句話，希望友邦蘇聯的賢明當局注意一下。

這次日蘇的妥協，無疑義的由於日本軍部的忍辱吞聲，表示退讓。但是這是甘心的嗎？中國有兩個故事，一個是國家的，一個是私人的。

國家的故事，就是越王勾踐臣妾事吳，結果完成他的復仇大業。

個人的故事，是韓信不辭袴下之辱，終究完成他的不世奇功。

日本軍閥驕橫極了，現在受了這箇奇恥大辱，豈肯甘心。若是他們這樣屈伏下去，他們就無法去維繫他們在國內的威望，也無法去維繫他們在國際間的聲勢。他們受得了嗎？他們現在的退讓，不過是忍痛一時，待機大舉。經過這次屈辱以後，他們不久的報復，一定更要毒辣！

他們這次的屈伏，乃是要完成他們先征服中國，再征服蘇聯的野心。蘇聯觀察日本軍部中有兩派存在是真的，我們歷來的情報也是如此。但是兩派最後的目的，都是一樣。一派是坂垣等主張先打中國，再打蘇聯。一派是關東軍與朝鮮軍，他們以為先打中國是無用的，因為打下中國，並不能解決遠東問題。必須先打下蘇聯，則中國問題，自然隨之解決。所以我們許多朋友在前方指揮作戰的，在日方軍官身上搜到他們最近所奉到的命令是「迅速攻下武漢，以備轉移兵力，攻擊蘇俄。」可見日本軍閥是要等武漢攻下以後，再打蘇聯的。蘇聯切不可中此緩兵之計！

當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以後，日本雖勝，但國力卻很疲乏。俄國若是一打，何至有今日橫暴的日本。乃當時俄國計不出此，僅僅是三國干涉遠遼。所以十年之後，日本便以日俄戰爭來報復。這不過是歷史上一個小例，何況現在日本軍閥的痛恨共產主義的蘇聯，是雙重怨恨，遠過於恨當日的帝俄呢？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毒蛇螫手，壯士斷臂！』

這些兵家的古語，還值得我們的朋友留心！

二十七年八月十四日，重慶。

日偽無劃界權

——請蘇聯不可作任何承認偽滿之形跡——

東三省是中國的領土，東三省邊境是中國的邊境！

此次張鼓峯事件，我們同情於蘇聯，固然因為蘇聯是我們的朋友，同時也因為中俄璦春條約是中國直接和俄國訂的。蘇聯認張鼓峯為蘇聯領土，是繼承璦春條約而來的，也就是直接由中國讓渡的。

中國慚愧得很，自己東三省的領土，爲暴日所侵佔，以至不能阻止日本在中蘇邊界上陳兵。假使中國仍能在東三省行使主權，那這種邊境衝突，是一定不會有的。

但是中國對於東三省的主權，並沒有放棄，所以暴日根本上就沒有過問中蘇邊界之權，何況中國的叛逆，日本的傀儡——偽滿組織！

蘇聯此次與暴日妥協，派定委員會與暴日勘界，已經給暴日以不應分有的權利；至於承允偽滿爲二分之一的對手，那更是不值得了！

在東三省領土主權完全屬於中國的最高原則之下，在中蘇密切合作與友好空氣之下，我們熱誠的而且是鄭重的希望於我們的朋友蘇聯如下：

(一) 蘇聯不可與暴日及偽滿訂立任何邊界條約或協定，因爲若果如此，則無異承認暴日有侵佔中國領土之權，並且無形中承認了偽滿的傀儡組織。

(二) 爲了避免目前軍事的衝突，任何商議的結果，祇能作爲停戰協議的臨時條件（不是協定），不能作爲正式國際性的條約，或與條件類似性的東西。

一子失着，滿盤俱差！

這不是空洞的或是拘泥的法律論，這是國際條約的尊嚴問題，這是國際正義的保持問題，這也是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問題！

美國尚且堅持不承認以武力侵佔而得的土地之原則。蘇聯是國聯的會員國，國聯對偽組織有不承認的拘束。直接間接的承認，都是有背國際條約與國聯正義的事！

至於中國方面，則祇認識琿春條約所定的疆界。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重慶。

感謝同我們民族共患難的朋友！

南京自被日寇淪陷以來，我們二十五萬未退出的同胞所處是非人的世界！焚燒，屠殺，奸淫，擄掠，把我們無辜的同胞——尤其女子和兒童——簡直丟在活地獄裏面！

在這人間地獄裏，我們有幾位外國朋友，不顧自己的危險，不顧自己身體所受的侮辱與凌虐，自動的不肯離開我們受罪的同胞，和他們患難相偕，生死相共。這是何等英勇的精神，犧牲的德性，可敬仰的人格！

這幾位朋友，最初組織一個國際救濟委員會，其中有九位美國人，三位英國人，三位德國人，一位丹麥人。後來英國人丹麥人奉他們政府的命令退出了，祇剩了九位美國人，三位德國人，不聽他們本國政府的勸告，以最高犧牲的精神，願意親身陪我們同在受苦受難。其中九位美國人，尤其可佩，因為他們更是日寇所仇恨的。這幾位美國朋友之中，有幾位是金陵大學的教授，學問很好的人。他們於日寇攻城的時候，冒了炮彈炸彈在做救濟的事業。城陷以後，他們在難民區親自招呼。他們曾遭寇兵的毒打；他們家裏受寇兵三番五次的搶掠；他們半夜裏被寇兵拖起來，用刺刀對着，加以種種侮辱。他們看見他們的國旗，被寇兵當他們的面撕了，這還不是他們精神上最大的痛苦；他們精神上最大的痛苦是看見寇兵輪奸我們的婦女，前去勸阻，被寇兵打開！他們眼見十一歲的女小孩和五十三歲的老太婆都被寇兵輪姦！他們更看見一個女子，在金陵大學神學院裏，於陽光普照之下，被十七個寇兵輪姦！他們在這種恐怖之下，還搬到難民一起去住，給我們痛苦無告的同胞，一點精神的安慰！一點無保障的保障！他們傳出來的最後一句話是「早知如此，倒是炮彈和炸彈還舒服得多！前途如何，更不能說！」他們現在還在那裏做救護的工作！他們的生命還在寇兵手裏！

英勇偉大的朋友們！你們是我們全中華民族的朋友！你們的貢獻是我們永遠忘不了的了！是世界全體有文化

有天良的人所稱頌的！我們慚愧！我們含淚的感謝！

二十七年三月五日，重慶。

日本通與通日本

前外交部長羅文幹先生有一句痛快話；他說「什麼是『日本通』，『日本通』就是『通日本』。」這雖然是憤激之言，但是後來的事實，不幸竟證明這句話大部分是對的。

當年許多教育界的人不是很激烈的反對華北政務整理委員會重用一班「日本通」嗎？當地負責的人說，要和日本辦交涉，非用這班人不可。他們的理論是要和日本軍人政客浪人辦交涉，得到他們的實情，非靠這班人和他們吃酒嫖妓在胡調的時候進行不可。他殊不知，日本這班東西儘管喜歡吃酒嫖妓，但是同時不會忘記他們的使命；而中國這班東西到了酒醉了嫖昏了的時候，就把祖國向腦後丟了。

殷汝耕是誰用的？殷同豈不是當時的紅人，而現在也在華北活動嗎？王克敏還不能算日本「通」，但是做過華北政委會的祕書長，並且代理過該會的委員長的。有人在當年還以為他是「孤忠耿耿」的人，現在竟是華北偽組織裏漢奸的首領，叛國的罪魁！其餘若潘毓桂之流之為「鋼骨水泥的漢奸」（據說是他自己的話），更不必說了。

至於安福系的漢奸如江朝宗，梁鴻志，陸宗輿一班東西，則自段祺瑞在訂立西原借款的時代，就和日本人勾結起；他們所受的日本陶鎔，自然更深。在「五四時代」許多青年反對他們，稱他們為賣國賊，還有人以為功罪未定，或是說「糾之罪不如此之甚也」。現在事實不幸如此，讓當年一般人痛心的說：「我們始終沒有反對錯，你看事實的證明！」

「一竹篙不好打翻一船人。」日本通之中自然也有好的；不能說沒有少數人是別有苦心。但是這核心裏的

風氣如此，「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妓院裏不是沒有良家的好女子，吞聲飲泣在裏面，但是誰有這樣傻，在妓院裏高談貞操！

以後國家用人，「不可不慎也！」

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重慶。

受過高等教育的漢奸

最傷心的事，是現在漢奸之中，有許多大號叛逆是比較「學問」大一點的人，中號小號叛逆裏面也不少的留學生和大學畢業生！

已經鎗斃的黃濬是鼎鼎大名的詩人黃秋岳，是花隨人聖庵筆記的「聖」者，是采風錄的骨幹，是漢奸論的著作人！他親筆的供詞，承認一切他歷年來爲日寇所做的間諜工作。祇是他最後的結論解釋他漢奸的工作是：「於國無損，於己有益！」真是漢奸名言！

梁鴻志是采風錄裏的梁「衆異」，是有相當才氣的「詩人」，是段祺瑞的祕書長，是安福系的健將，是現在活動華中僞組織的主角！

董康是著名的老派法學家，是中國法制史的權威。後來研究金石板本之學，也有相當的成就。平素人還不壞，在上海做律師，因爲不會玩花樣，所以生意不好，因此一般人也還對他同情。他的毛病是太窮。不料到七十幾歲隨就木的時候，失了大節，做了北平僞組織的什麼「法制委員長！」

湯爾和是日本老留學生，做了多少年當日北京醫專的校長，後來又留學德國，研究醫學裏的組織學，得了一個博士。也做過教育總長！他後來隨張作霖出關，做了他們父子的高等顧問。他是以智多謀足出名的陰謀家。現在是北平僞組織的主幹，又是「教育總長」了！

這都是唔唔叫的「第一流」漢奸。中小號的呢，不必說了。黃濤的兒子，免得他父親寂寞，一道陪去鎗斃的，是北平某大學畢業生，也還是外交部某司的科員。南京有次擒獲一個破壞飛機場，並在機場旁邊爲寇機設信號的漢奸，是南方某大學畢業生。三年前北平某大學一位院長，在外國講學，由西伯亞利回國，道經長春；在車上遇着一位狐裘皇皇的青年，對他招呼，約他下去一遊。這是他手裏剛畢業的學生。問他在做什麼，他對先生很驕傲的說道：「做康德陛下的英文秘書！」（注意，這不是哲學家的康德！）嚇得這位先生渾身冷汗，一句話不敢說似的逃出裏來！

這是何等可怕的現象！這是新舊教育中一種驚人的缺陷。自然並不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會變漢奸。變漢奸的還是少數，不變的是大多數，所以我們還能抗日，國家民族還不致滅亡。不過竟有這少數的人，構成這顯著的例，我們能不爲國家教育前途作深刻的反省嗎？

教育本來不是專指知識的灌輸。人格的修養，在教育的意思上實在太重要了！專教學生知識不教學生做人，那就像給小孩一把刀，他可拿了去自殺的。培養青年良好的習慣，鼓勵青年人格的修養，是在無論那種社會，那箇民族裏所必要的。這就是建立國家的基礎！

社會的風氣，也很重要。這幾十年來，社會混亂，政治不修明，弄到沒有公是公非，大家都敢於僥倖作惡，這是極危險的事。又如社會上奢靡享受的習尚，也是促成那班東西做漢奸的一個重要原因。享受慣了，到沒得享受的時候，就不免要去賣身投靠。這不專是學校教育問題，是大家應當反省的。

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重慶。

文化漢奸

這次偉大的民族戰爭裏面，有一個可喜的現象，但也有一個可悲的現象：可喜的是武人沒有降將，可悲的

是文人偏有漢奸。

不知道是什麼一種狼心狗肺，許多讀書的人，甚至留學生和大學畢業生，會去認賊作父，爲虎作倀！有從北方來的朋友，和幾個漢奸談過，探悉他們的心理是：「現在中國已經亡了。這次亡國，至少和上次元朝統治中國一樣，起碼有九十幾年。這九十幾年的期間，難道我們不要吃飯嗎？」這是一種寡廉鮮恥賣身投靠的心理！

聽說他們還有一種心理，就是他們會靦顏的說：「教育文化事業，總是要人辦的；我們不辦，日本人也來辦。由我們來辦，總比由日本人來辦好些。」這種無恥的話，正是漢奸而欲自文其奸的口供！這種話危險極了！大家應該知道，滿清能統治中國二百多年，正由於洪承疇錢謙益這班漢奸，抱着這同樣的心理，去替滿清幫忙。可惜這班文化漢奸的才力學問，遠趕不上洪承疇錢謙益輩於萬一。你看：日本人這次成立了許多偽組織，裏面找到了一個像人樣的人沒有？這正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大失敗！日本這次的失敗，不祇是軍事的，而且是政治的。

我們可以堅決的說：這班漢奸替日本人做走狗，對於中國民族的危害，比日本人還要大。老虎並不可怕，所可怕的乃是虎倀！

二十八年五月一日，重慶。

壯烈的鋤奸

自七七以來，大小漢奸斃於志士手中的不知凡幾。

最近又有兩個大漢奸伏誅了。一個是偽維新政府的偽外交總長陳逆錄，一個是前招商局總辦李逆國杰。陳逆伏誅以後，志士們留下了一張白紙，上書「抗日必勝，建國必成；鋤滅奸賊，永保華夏。」蔣委員長萬

歲！中華民國萬歲！」這是何等的悲壯！

陳逆在北京政府外交次長任內，以個人所購龍煙鐵鑛股票二十萬元（後等廢紙，湯姆生會計師客氣一點，估價一元），換取清華基金二十萬元的現款，經我於民國十八年在清華大學校長任內發現，公開在報紙發表，可謂貪污有據，不意後來竟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副委員長。

李逆在招商局總辦任內，侵吞巨款，拘押經年，後經虞洽卿氏保釋，案尙未了，亦是貪污有據。何貪污與漢奸關係之密切也？

從漢奸陳籙使我們想到小漢奸林桐實。這個小漢奸曾任外交部交際科長，總務司幫辦（這是一個法外的名詞）多年。每逢迎接外賓都有他，每逢外交宴會他必定帶了一個青年女兒去找女婿。他隨國民政府退到重慶，再由重慶飛到香港，由香港到上海，由上海到南京去做漢奸。真是駭人聽聞！聽說他做漢奸後在偽外交部做了司長，高陞一級！

他和陳逆是兒女親家，他的兒子（留學生），是陳逆的女婿，現亦在偽組織任職。他們都是福建同鄉。此次做漢奸的，以前在各院部任過職的都有。如許逆修直，董逆修甲等皆是。聽說有人統計過，南方以外交部的人爲最多！北方以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的人爲最多！

這是什麼道理？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重慶。

比日俄戰爭規模大多了

這次中日戰爭，比日俄戰爭規模大多了！就地理的面積來說，日俄戰爭的戰場不過是在中國的東北角，而這次則擴大到七省以上。日俄戰爭的大會戰不過是遼陽，旅順等處；而這次則淞滬魯南和晉中的忻口等處的戰

事，其激烈程度，遠過於遼陽的會戰。就日本的兵費而言，則日俄戰爭時日本所費不過二十萬萬元日金；這次則日本軍費已用完四十一萬萬元日金；現在已開始用第二個四十八萬萬元日金的預算。就日軍的死傷而論，日俄戰爭日本兵死的不過十萬人，此次死傷約計二十八萬人，現在距結束之期還遠，他們鬼簿上的題名錄，日有增加。這些事實可以說明兩點。第一是中國近幾年來在國民政府統治和蔣先生領導之下，國力確有增加，國家確有進步，其力量遠在帝俄和日本作戰時期之上。第二是日本對於中國太輕視了，以為一下可以打倒的，不知「輕敵者必敗」的原理，所以得到他預料不到的損失。最後我們中國人也應當得到一個教訓，就是「時代不可落後！」若是我們在三十五年前就趕快改革，加速進步，有現在的國力軍力，不但在中日戰爭時代把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就是在日俄戰爭時代，也一定把日本打得屈伏求和。時代不可落後，我們還應當加緊的急起直追！

二十七年四月十日，重慶。

拿圍棋來比戰局

聽見勝仗就高興得不能睡覺，聽見敗仗就悲觀到要自殺，這都是胸無主宰，看事情沒有眼光的人。他一旦認識夠了，便要覺得「啼笑皆非」。

看戰局最要緊的就是頭腦冷靜。

下圍棋也是最要頭腦冷靜的，我們請以圍棋喻戰局。不過我們要得先聲明，我們並不是倭國所謂「八段」「九段」的國手。我們所談的不過通常的道理。

第一、初下圍棋首先要學估角，因為角的地形好，有兩面人家無法進攻的，所謂負隅之勢。

第二、要會布勢。東一個子，西一個子，要是棋勢布得好，一聯起來便是一塊活棋。

第三、自己要會做活眼，有了活眼，自己便有呼應，敵人便無法置你於死地。

第四、全盤布滿了棋子是無用的，人家一捉到漏洞，便全成死子。最應當注意的是對方的缺口。

第五、要救一塊將死或危險的棋，不能在遺塊棋內着手；不然，填進去愈多，死得愈多。救的方法，要從四周或他處着手。等迂迴一到，裏應外合，最易成功。

第六、爲全局的輸贏，不可太不肯局部犧牲，太看重一隅的得失。目光在一隅，失敗是全局。明白這點普通卻是基本的道理，可以用兵，可以談軍事地理，也可以看戰局。

二十七年六月十三日，重慶。

我們對於毒氣戰應取的態度

凶暴的敵人，是氣量最小的而天良全無的。他五個多月攻不下徐州而且迭遭慘敗的結果，一定老羞成怒，要使用絕滅人道的毒氣。

寇方的毒氣戰部隊將領本間中將，已於四月十九日率部離神戶赴魯南前線；菊池少將，亦已前赴魯南。這種事實，我國顧維鈞代表已在國聯行政院大會中大聲疾呼，提出正式文件，向全世界的文明國訴願了。

其實敵人自和我開戰以來，使用毒氣，已經不止一次。如南口之戰，敵已使用毒氣，是國際間已經知道的。以後在東戰場中使用過毒氣，也會經國聯派來的醫生簽字證明。不過現在敵人經敵寇的大本營核准，更要大規模的使用罷了。

我們對於這件事應該積極的擴大的向國際間宣傳。尤其要請軍醫院，國際紅十字會手術隊，和各個醫院，特別是教會醫院，注重搜集證據，將我們將士人們中毒的情形，立即照下像片來，或是寫下解剖的驗單來，在各國報紙上發表，製成文件及宣傳品，充分的供給我們的外交官，僑民，外國政府，外國人士，國際間和平組織及機關。人類的良心不死，我們這種宣傳抗議是遲早要生效力的。

但是在國內則我應當取兩種態度，第一是小心的防備，避免一切可避免的損失。通告戰區人民，相當疏散。不必以安定人心繫市面相號召。第二不必過事宣傳，致造成恐怖心理。在歐戰最初使用毒氣的時候，大家也恐怖異常，後經經驗多了，知道毒氣也不過如此。歐戰時的經驗是：（一）陣地戰時連接戰壕裏所受的毒氣損害較大，至於運動戰的廣闊戰場上，其效果自然大減。（二）戰鬪員所受的損害小（因為他們的防禦也較好），而一般戰區民衆所受的損害更大。毒氣戰的絕滅人道，也正在此。

施放毒氣也不是容易的事。風向，地形種種都有關係。一不小心，是會轉到敵人自己陣地裏去的。我們作戰的時候，不要害怕，卻不能不注意風向地形各點。

我們應當對外盡量暴露敵人滅絕人道的罪惡，也應當對內避免造成過分對毒氣恐怖的心理。

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重慶。

如何歡迎嘉賓

自從抗戰軍興以來，許多國際間的友人，同情我們，來中國訪問調查，這是我們十分感激，竭誠歡迎的。

我們希望他們把中國抗戰的真象，倭寇橫暴的情形，得到充分的認識，向世界作盡情的暴露！患難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

我們歡迎的誠意，是不可掩飾的。祇是我們歡迎的方式，卻有斟酌之餘地。

我記得歐戰的時候，我有一次被當年北京美國公使芮恩施先生約去吃飯。飯極簡單，一個葷，盤子裏都是山薯一類的素菜；也沒有酒，祇是一杯沙漏水。當時北京物質並不缺乏，美國雖然在打仗，還是頂有錢的國家。但是芮恩施博士對我們這班客人解釋道：「我們的同胞，我們的將士，正在前線打仗，所以我外交宴會也

節略一點，於心安。」我們聽了這話，肅然起敬；不但不怪主人的簡慢，而對於主人的態度和行爲，深深感動！至今不忘！

我們國際的朋友，正源源而來，是不會斷的。這次武漢的招待，已極盡其致。天天的宴會不夠，還有跳舞會，音樂會。學生則拋棄功課，而列隊歡迎。甚至於有軍事責任的部長，當此軍事緊急，日理萬幾尙且時間不夠的期內，也丟開軍情，來主持這些宴會。我們實在覺得過度一點。我們的朋友，也要覺得不安。

因爲我們的朋友，到中國各地來，是要看看我們抗戰精神的，是要看看我們如何在艱苦奮鬥中做工作的。他們不是來赴宴會的，也不願意看我們因爲他們之來而消費物質，放棄工作，荒廢時間的。他們認識物質，工作，與時間是我們抗戰的要素！

不然的話，他們不但不安，而且覺得很奇怪；覺得我們太不緊張，對不起前方的將士；而且還要懷疑到我們或者因爲他們之來，自己借此偷懶和消遣！

若是我們一面使他們知道我們是竭誠歡迎的，一面使他們認識我們處於非常國難時間，是樸素簡單，加緊工作，愛惜時間，不致自暇自逸的，那他們對於我們一定格外敬重，覺得我們抗戰的前途格外有希望！這才是對於我們國際的朋友歡迎的正道！

二十七年六月間在武漢報紙發表。

人家放炸彈我們放紅中

最近我們一位朋友接到湖南大學教授的一封信，說是當敵機炸湖南大學的日子，他鄰近有一位防空機關的人員，（不是管軍事而是事務方面的，這點得聲明一下，）正在家裏打麻雀，（因爲是星期日，也得聲明一下，）於飛機來時，還爲是自己的飛機；等到炸彈響了才躲避一下；敵機去了，仍然打牌，毫不介意！

這真有謝安石圍棋卻敵的遺風！令人聽了肅然起敬！

以前賭和賭具都是法律禁止的。有幾位制定法律的先生真能體貼人情！真是受過西洋教育！外國人消閑也打「不利己」呀！爲什麼不犯法，而我們中國人打麻雀卻犯法？是的，法律不好干涉人民生活太過。是的，這個方便之門是要開的，是大家都有好處的。

祇要不是抽頭聚賭，以賭博爲目的，法律是不禁止的。但是，上帝知道，一個銅子，也可以代表一萬元法幣呀！警察法官那配知道！

抗戰以來，大家心緒太煩悶了。有此消遣，亦大佳事。大家對於這種法律，應當十分感謝。

可是近代賭風（不是，是消遣，）卻太甚了。武漢如此，長沙如上所述，重慶也不會例外罷！最可幸的是公務員和公務員家庭也有澈夜打牌的興致，弄到街上都聽見，四鄰晚上不能睡。還不怪，這是大家能原諒的。因爲他們工作太緊張了，不如此不足以休息休息腦筋。打了通宵的牌以後，明天工作可以格外緊張一點，頭腦也格外清楚一點。

但是戰局究竟太緊張了。人家放炸彈，我們放紅中，於心安否？若是我們前方浴血衛國的將士，在陣地上也放紅中，不要說武漢，長沙，重慶，就是喜馬拉雅山頂上，敵人也可不受抵抗的長驅直往呀！

我們很同情大家精神的煩悶，但是如果現在紅中不能當火箭或高射炮打敵人飛機的話，大家還是暫時收起來的好。男子不妨想想如何可以幫助作戰，至少也可以自己補充一點知識；女子不妨做做戰士裹傷的紗布卷子，或是做做前方應用的布鞋，就是教育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他們成爲一個健全的國民，也是對於國家民族有益的事。

這話不祇是對於公務員的貢獻，對於一般同胞，我們也是這樣竭誠的貢獻。如果教育學術界有此情形，我們還是這樣竭誠的貢獻。

現在聽說武漢是禁止打牌了。我們希望真正能夠做到。我們對於一般的事並不主張以命令變更法律。但是

這是戰時呀！這是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呀！

如果大家不甚愛惜自己的精力，國家爲大家保存一點精力，也是對於國力的總量有裨益的事。

現在敵人精神總動員了！敵人全國總動員法也要實施了。我們千萬不可再紅中總動員！

不然的話，我們祇有禱告，希望紅中都變成中國人發明的所謂火箭，都變成克虜伯廠製造的高射炮和高射炮彈，把敵人的飛機一架一架的打下來！

二十七年六月五日，重慶。

感謝英勇的鐵路員工

這次神聖民族抗戰的過程中，我們鐵路員工的英勇盡職，大可稱頌了。

我們生命線粵漢路，不知被炸多少次，而這條路始終未斷。敵機來炸時，司機的照常開車，間或加速開到僻靜處稍停。車站的執事，就在附近躲一下，炸過了又出來服務。車站炸了，就在露天照常起卸貨物。車軌炸了，幾百個工人是躲在兩旁的，等敵機一去，立刻出來修復。一天敵機不來，倒反而覺得這一天少了一件事！這是何等堅毅不拔的精神！

不但粵漢路如此，隴海路也是如此。風陵渡被敵軍佔據的時候，對岸的火車還是開行。讓他開他的炮，我們還是走我們的車。炮線是我們員工不認識的。我們知道有一夜開到三十幾列的軍車，都安然過去！這次蘭封受敵人截斷時，阻在蘭封以西的車頭七十二輛，車皮五六百輛。但是蘭封一克復，我們的員工都冒着炮火，過去搶車。結果搶回車頭六十餘輛，車皮五六百輛。政府感其忠勇，特予獎勵。這是有真正國家意識的同胞，才能如此！

不但隴海路如此，其他鐵路員工也是如此。就是汽車司機中也不少如此。

不一定要拿鎗才算打仗，鐵路員工就是榜樣！

二十七年六月十三日，重慶。

專燬文化機關的野蠻種子！

自去年七月七日以來，敵人燬滅我們的大學及各種文化設備太多了。

最後蒙劫的是南開大學和天津幾個女校。南開是在敵人軍事佔領天津的工作完成以後，再上用飛機去炸，下用火油去燒。繼續受燬滅的是上海的國立同濟大學，國立暨南大學，國立上海商學院，復旦大學，大夏大學，滬江大學，持志學院等許多學校。在南京則在敵軍未佔領以前，國立中央大學已五次被炸。廣州的國立中山大學也是數次被炸。其餘若南通醫學院等被炸或被燬的，一時還算不清楚。中等以下學校被燬的，更是不可勝計。還有北平的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師範大學，和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都已成爲敵軍的兵營了。上海國立交通大學裏面的難民，竟被敵人驅出，改爲侵略設計本部，用以專製造「中國通」的同文書院！

這些事實，都夠慘酷了！不料僻處在長沙郊外岳麓山上的國立湖南大學和一部分清華大學的臨時校舍，也被敵人蓄謀的炸燬。清華大學的教職員學生幸而已赴昆明。至於湖南大學所受的劫運，真是太浩大了！二十七架敵機專門對付這個大學。圖書館全部被燬，學生宿舍被燬，其餘校舍被燬的很多。據前幾天所得的消息，教職員學生，當場死的三人，傷的四十餘人。其餘附近民衆和岳麓山的遊人，死傷約二百餘人，其中許多死傷，還是由於敵機上機關鎗的掃射！這是何等冷血的屠殺！

敵人在燬滅和殘殺以後，還昧良的在東京造謠廣播，說是他們飛機二十七架，何等英勇，「將中國長沙的軍事根據，澈底燬滅！」學校是軍事根據地，這是敵人的大發明！敵人「皇軍」的「英勇」，原來如此，就是

專會燬滅人家無抵抗的文化機關，屠殺教職員學生和無辜的民衆！

我們敬以最哀痛的情緒，向湖南大學清華大學教職員學生致慰唁。我們想起我們共同的命運，實不知涕淚何從！

我們建議，我們——尤其是湖大和清大同人——應當把這些敵人殘暴的事實，擴大的向國外宣傳，向世界的人類宣布。從前在歐戰的時候，德國燬了一個比國的魯樊大學，尚且引起全世界的公憤，何況敵人燬了我們許多大學，屠殺了我們許多知識份子！人類的正義心和同情心難道會死盡了？

同時我們於安慰兩大學同人之餘，勸他們不要灰心。敵人炸燬了我們一個圖書館，在最短期內我們造兩個，炸燬了我們一個實驗室，我們也造兩個，炸死了我們一個培植好的青年，我們再培植十個，百個，千萬個！這是我們對於敵人的答覆！

我們要青年了解，敵人爲什麼要炸燬我們的大學？因爲他怕我們，他了解我們的重要！所以我們格外要努力，要保持我們大學教育的照常進行。這筆民族的血債，是要我們的青年來算的！

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重慶。

青年的模範

在這偉大的民族戰爭之中，青年們要就壯烈的赴前線犧牲，要就淬厲奮發，刻苦耐勞的在後方受訓練。這兩種都是抗戰建國事業所要求的。若是既不去犧牲，又不受訓練，（訓練不但是外動的，而且是內動的，外動的條件不齊備，也得內動的自己訓練自己，）那便是不成材的「絕物」。

這次青年團總部將武漢青年團曾經受訓的團員，分赴前方服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是一個很好的模範。必須如此，才能奠定青年團確實的基礎。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能使人興奮感動的消息，就是日寇侵入廣東「平山」之役，我集訓第二中隊學生，因協助我軍死守，不稍後退，卒以敵衆我寡，陷入包圍，全團壯烈犧牲！」（中央社十八日廣州電）

這種青年衛國的精神，真太偉大崇高了！難道祇有廣東青年有此精神嗎？

聽說某處集訓隊中有件不幸可恥的事實。就是教官命學生唱衝鋒歌，而學生反唱桃花江以表示對於教官的反抗！這使人聽了太傷心了！這種的青年，應當長跪平山戰死的學生墳墓前面，痛切懺悔自己的罪惡！

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重慶。

顏李學說的光輝

顏習齋李恕谷是明末清初北方倡實踐哲學的大師。他們這種從身體力行中實證哲學理想的主張，不料在最近抗日戰爭中發揚了最大的光輝！

我們在振作讀書人的士氣的時候，很興奮的讀到了中央社三月十三日下面這個記載：

「軍息：此次敵寇進犯冀南，我四存學校員生，以文弱青年，與敵作殊死戰，其事蹟足以泣鬼神而喪敵膽。上月十五日午後二時，步騎砲聯合之敵僞約二三百名，犯我四存學校駐在地之衡水，趙家圈，大田圈李家店一帶。該校員生即以步槍與敵激戰，旋敵竄入村莊，該校員生即在屋頂投擲手榴彈，當斃敵五六十名，並擊燬汽車三輛。敵不支紛紛向村外潰退。該員生等下屋尾追，復發生激烈巷戰。是役，敵雖憑其優越武器，終被該生等慷慨奮勇之精神所擊退。旋敵援繼至，並以猛烈砲火向我圍攻，激戰三四小時，我以子彈告罄，遂實行衝鋒。該校學生大多係未成年青年，致一部份年齡過小者，未能跟隨衝出，而我已衝出之員生，復往返衝殺，至午夜十二時三十分，始克全部突圍。各員生因血氣旺盛，往往徒手奪槍。且敵我衆寡懸殊，器械又利鈍有別，致傷亡頗重。是役計斃敵百餘名，燬敵汽車五輛。我方受傷者爲該校教職員王維楨等五名，學生三十二

名；陣亡教職員二員，學生十一名。查七七事變後，全國學校能如四存學校之全體實行抗戰者，實不可多得；其忠勇壯烈，堪爲全國學校模範。現聞該校師生，已由政府優予獎勵。」

我們知道這個四存學校是張蔭梧先生爲講顏李之學而辦的。四存之要，端在「存學」。學而至此，真值得存！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重慶。

中國的新軍力之一——空軍

九一八以前，中國還無所謂「空軍」。真正空軍的訓練與建立，是最近三四年以內的事。空軍的歷史，雖然很短，但自「八一三」以來，歷次給敵人的打擊，以及所表現的英勇無畏的精神，已足使全國的同胞興奮感激，全世界的人士驚異讚嘆！

自開戰以來，我們有過五次以上的空戰大捷，兩次的出國長征，一次炸中上海敵人的大量軍火。統計從「八一三」到今年五月中旬，這九個月當中，敵機被我們擊燬的，總共六百二十五架，內中被我國空軍在空中擊落者，有二百七十三架，被炸燬及焚燬者有二百三十七架。敵艦被我空軍炸沈的在三月二十九日以前已經證實者，計十一艘；以後又在長江炸沈兩艘，在粵海炸沈一艘，共計十四艘。敵人陸海軍的死傷不計，祇是空軍的死亡，可以確實統計的已將一千一百人。僅就敵人這筆物質的損失計算起來，早已超過我們用於飛機方面的物質代價了。

我們空軍勇敢作戰，可歌可泣的故事，真多極了。單說「四二九」的武漢大空戰罷。一位空軍戰士，自己的機件損壞，眼看要墜落下去了，就奮不顧身，對準敵機，開足馬力，拿自己的肉體和飛機與他猛撞，而同歸於盡。這樣勇猛，堅決，壯烈，那一國的戰史上有過前例！

現在我們的空軍，不但在後方負防禦任務，還時時出動前綫，猛襲敵人，而予以重創；不但在國內打擊敵人，還已開始飛往海外，飛到敵國的上空，作歷史上空前的遠征。他們不但表示我們國家的力量，而且表示我們民族的慈祥與偉大！

我們的空軍，都是些二十多歲英俊優秀的青年。他們很多是受過完善的現代教育的；有些還是富有聲望人家的子弟。我們知道張伯苓先生的一個兒子，是在這次戰爭裏犧牲了。翁文灝先生的一個兒子，和好幾位社會知名之士的兒子，現在都在空軍裏面。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投考空軍的日益增多。這些青年，太可愛了！他們投入空軍，都是自動的而不是強迫的。這真足以代表中國青年心理的轉變。他們要用自己的血和肉，經過政府正式嚴格的訓練，去保衛國家，保衛民族！他們是國家的衛士，是民族的靈魂！在他們身上，我們看見了新中國的光明，新中華民族的誕生！

這次戰爭，是一個長期的苦鬪。我們於熱烈的感謝慰勞諸位青年空軍戰士之餘，更希望他們繼續沈着的努力，發揮他們更偉大更光榮的精神與威力！

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重慶。

悼空軍亡友——呂基淳烈士

你死了，你爲國戰死了，基淳同志！第一天我知道空軍在武漢大捷，擊落敵機十一架，我歡欣若狂；同時知道李桂丹同志戰死的消息，當然使我悲痛。李桂丹同志我想是見過的；但是你是我近來很相熟的青年朋友，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得到你也戰死的消息，忍不住淚如雨下。

我立刻找出我們最近同照的影片看看，看見你和藹的面容，想起我們一道遊山的光景。你想，我縱有鐵石心腸，能忍得住眼淚嗎？

你記得，你受傷在南京中央醫院裏，我來看你的情形嗎？你拏醫生爲你取出的敵人機鎗子彈給我看；你說這粒子彈在皮膚裏旅行了很長的距離，但幸未入肉。你又說這傷是不緊要的。你受傷的那天晚上——去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晚上——你連打下了兩架敵人的轟炸機。那天晚上，正是中央大學實驗學校被炸的晚上，所以我更謝謝你。我對你說道：「說不定你打下的兩架敵機，就是炸中央大學的敵機，我還當代表中央大學感謝你。」在你病房裏，我還遇見樂以琴同志，我們高談空軍作戰的情形。那時候你已經有打下敵機五架的記錄了。我告訴你上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空軍名將「紅武士」——瑞煦德荷芬——打下敵機八十幾架的故事；你說「我們幾個人都想做紅武士」。樂以琴同志走後，你還對我說：「樂以琴的人虎得狠」。現在樂以琴同志也爲國戰死了。想起當日病房中盛會的情形，能不有天上人間之感！

我爲了赴屯溪去視察被炸後遷往的實驗學校，不料在黃山又遇着你。我們一同爬山；在半山寺喝茶，在文殊院吃飯。我們同攀上岩石的照像，現在成了你的遺影，成了尙未死的我的一件最可珍貴的寶物！

那三四天的時間太快了。你送我上車的時候，你對我握手，問我有什麼話。我送你「努力殺賊」四字。此後我們不再見了，此後我們也不能再見了！這次我過武漢，遇着照料你們的歐陽鴻鈞先生。我問起你的情形；他說你歸隊了，最近領了很榮譽的勳章。你想看我。我也很想看你。但是我忽忽回了重慶，竟不能一見。祇等我們重整河山的時候，我如果能重遊黃山，於月色之中，在文殊院迎客松下，一定能看見你的影子。基淳同志，不要忘記啊！

你不是和我談過河北淪陷的情形，很憤慨嗎？河北出了你這樣的人，河北一定能收復的。中國有你這樣的人，中國是決不會亡的。你傷愈後再來殺敵，你的生死，自己一定是早已置之度外。你不恨，我想你一定不恨。你所恨的，我所恨的，祇是以你二十二歲的英年，以你這樣的技術和英勇，不能多打下幾架敵機再死！

基淳同志，你也不必恨了。這次空戰的大捷中，你雖然死了，但是這回戰勝的光榮，是你這一隊，和共同

作戰的他隊空軍袍澤，一同享受的。你不是和我說過，「追上敵機在一百碼以內開機關鎗，是最保險不過的」嗎？你這種英勇的精神和姿態，永遠留存在中華民國的空軍裏面。

基淳同志，你死也值得了。你屢次的戰功，不知道保全了多少同胞的生命，不知道寒了多少個敵胆。

你也知道你在上空作戰的時候，多少人在心跳，在禱祝你的平安嗎？你也知道你死以後，全國多少老年，壯年，青年，兒童，無論是男兒是婦女，都爲你傷心瀉淚嗎？何況是你熟識的朋友。

你在上空灑下來的鮮血，滴滴像北斗的星光，照着復興民族的道路！

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重慶。

此文發表後，不久空軍有征台捷訊。汪辟疆先生作詩頌之，詩中序中，均及此文。余生平不好作律詩，其時多感，爲步韻和一律云：「御風何事怯高寒，百劫山河眼底看。聊爲河山紓抑鬱，亦緣國步正艱難。縱橫自覺扶桑渺，睥睨焉知弱水寬！慟哭國殤多故舊，鏗生何以解偷安。」末二句亦係悼基淳及樂以琴沈崇晦諸烈士。沈爲余之弟子。

著者附識。

「保境安民」是漢奸思想

從前內戰的時候，某個軍閥要做兩棲類的蝙蝠，坐觀他人成敗，而圖自己從中漁利，於是倡「保境安民」的口號，以謀掩飾。

可是在全國全民民族對外作戰的時候，這話是絕對不適用，不通，而且是荒謬絕倫的。現在敵人的野心是要滅亡我們全中國全民民族，那塊地方可以自外於中華民國的版圖？任何人也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軍閥混戰，有人可以坐觀成敗，國家民族存亡，誰能坐觀成敗？軍閥混戰時候，藉「保境安民」以作兩棲類的蝙蝠，

無論他所棲的是那方都還是同僚，都還是中國人。至於對外作戰而要想兩棲，那所棲的一方面，就是敵國，想在敵國棲息的，就是漢奸！

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前，日本內部很有憂慮，以為小不敵大。伊藤博文就說：「支那名爲一國，實際上是十八國，若是真爲一國，那就比日本大十幾倍，自然可怕；現在既爲十八國，沒有一國可以勝日本的，我們何怕之有？」結果不出伊藤所料。日本以全國之力，僅不過對付一個北洋（直隸省），再狹義的說，不過對付一個北洋大臣的部隊！北洋一敗，全國也就不可收拾。這個教訓，我們是應該深切記得的！

這次廣州失陷以後，敵人教漢奸四處散布謠言，說是「廣州所以如此容易失陷，是因爲廣東的軍隊，聽候中央調遣，離開廣東作戰去了。最好以後大家保境安民。」這種挑撥離間的詭計，真是毒極了！這是拆我們全中國的台，分散我們全中國兵力，讓他來各個擊破的毒計！這是他們伊藤博文的遺教！

說到廣州失陷，在該地負責人員守土有責，自有應得之咎。但是就大體而論，自抗戰以來，廣東將所有的兵力財力，悉數貢獻給整個的國家，聽候中央調遣，毫無疑難。這正是他們深明大義，過不掩功的地方。（現在他們繼續努力抗戰，也不難將功贖罪。）廣東健兒的血灑遍滬上海，吳淞，江淮流域，最後助成德安的大捷，也正是每個廣東同胞可以自豪的地方！我國現在的財力和軍械，給養裝備不起一千八百萬大軍，所以每個軍隊都要活用。因活用而數千里戰線之中，不免有幾處空虛，是當然的結果。我們既然主張全面抗戰，便應當預料和擔負這種結果！我們萬不可因廣州的失陷而灰心，我們更不應當因爲廣州的失陷而各謀自保！現在是全國存亡的問題，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自保的！按兵不動，便是讓敵人來各個擊破！

我們千萬要提防敵人的挑撥離間之計，不可墮入漢奸思想之中而不自覺！

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重慶。

火的洗禮

在血債纍纍的五月裏，敵人生怕我們還像從前那樣麻木和健忘，於是在「五三」，這是濟南中日戰爭揭開的一天，「五四」這是中國青年抗日意識覺醒的一天，接二連三地狂炸渝市了。

這次窮兇極惡的表演，炸了我們後方的平民不算，還波及在渝的好幾個領事館；就是敵人所要高攀的德國的領事館，也落幸免。有人以為領事巷一帶，敵人從天而降的燒殺應有所顧忌，殊不知敵人既不講人道，那會講交情，他只知道把獸性發揮盡致而後快。照常理，看見一個民族在向上，在奮發，在再接再厲地努力苦幹，雖不援助，要加以敬意。可是敵人不然。他單怕別人好，單怕別人有進步。他所希望的是個個人做鴉片鬼，白面客，走敵，或者做和他一模一樣的「浪人」和羣獸。不這樣，他就不舒服。這真是人類歷史上之污點，這真是變態心上的頂點！

可是任何人都不相信這樣獸性遺留的行爲，會摧毀了我們什麼。反之，任何人會認識以往的血債更清晰了，我們討債的決更堅定了，並且認定這個無賴，決不可以妥協，決不可以「理喻」了。

重慶大火，是我們苟安，驕奢，怠惰，希冀妥協的劣性殘渣都燒淨了！不知道現在戰爭無前方後方之別的人，可以覺悟了！現在而仍不能過戰時生活的人，可以立時振作了！常時工作鬆懈，得過且過的人也可以緊張起來了！火建光明，火增加了活力，火加強了意志。這次戰爭，是人道與殘暴戰，是和平與貪狼戰，是光明與黑暗戰，在忍的火光之下，照得分明。

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重慶。

偉大同情表現

渝市的大火，是一測驗，看出人們的同情心和應變的能力。

有不少人，自己受傷還去救別人，有不少人不是一家一姓而抱在一起，親如骨肉。政府當局發動了一切

救濟的力量，公私汽車都一律徵發了，作爲輸送難民之用。據最低的統計，三天之內汽車輸送了四萬五千人，船隻輸送了二七千多人。軍隊也出動了，除了救火救人，還給老百姓挑行李，抱孩子。沿街都見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和中黨黨員在服務。我們的最高領袖，更不用說，警報一解除，就立刻出來視察和慰問。蔣夫人坐在卡車，盡難童，奔走於沙磁區，也是值得贊佩的事。

一般地說，同情得到最高的發揮。但是沒發揮出來的有沒有呢？也有。原因是組織差。最有組織，便最有力量。要同情心大的發揮，就得要以最好的組織爲條件，——這也是這次最可貴的血的教訓之一。

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重慶。

雲南乎？南乎？新嘉坡乎？

現在世界最苦悶，莫過於日本軍閥了！七七事變以前滿心以爲三個月可以解決的「中國事件」，打了三年零兩個月，死傷二百多萬將士，用了二百萬萬左右的金錢，到現在前途茫茫，愈打愈昏，愈打愈難，「結束」愈是無期，焉而不苦悶？

自己苦悶，國亦煩，於是不能不想出一點新的戲法來，自己既可解嘲，在國民前面又可弄一度玄虛，給他們一點刺激，於是造出「安南事件」來。

這箇心理的析，是正確的；但是從軍事和唯實政治的眼光來看，日本這種新冒險，也自有一種特殊的作

用。

日本聲稱假安南進兵以攻中國，在地形或戰略上來看，是一件笨而不通的事。試問攻掠中國叢山峻嶺的邊界，那能這樣守長蛇式的進兵？試問龍州一帶，尙在中國堅強部隊的控制之下，日本那敢忽視後顧之憂，側擊之患，由索孤軍深入，以攻雲南？我想他的作用，不過聲東擊西，想牽制一部中國軍力，在邊界上；實

實際上是要從其他戰區，另一種軍事企圖。我想我們最高統帥部燭照全局，各方面都已有備無患，不必我們杞憂的。敵人這種技術，決詎售。

再進一步的作用，就「假途滅虢」，藉口進攻中國，以滅安南。試問日本在安南登陸以後，安南政府有什麼方法，什麼力量，令退兵？「請鬼容易退鬼難」，是中國民間一句很有真理的老話。日本在安南登陸，中國爲自衛計，決不能坐視早經國民政府正式聲明；所以日兵一旦登陸，中國部隊可能在安南境內，與日軍週旋的。到那時候，作戰敵境，豈能限於窄長的一條鐵路軌道上？那時候日本還不會藉口軍事上的必要，佔領安南各地嗎？看日本西歷九月三日對越南總督咆哮恐嚇的態度，與七七事變以前，喜多磯谷等對華北當局的態度，如出一轍；祇是平戰或不以相當兵力，而達到一切野心。這種抄舊墨卷的辦法，中國早已看破了。到今天安南或維琪政府還不破，轉眼就要覺得噬臍無及了！

更進一步的作用，就日本以海兵安南作他「南進政策」的前哨。日本南進政策的範圍，南至荷屬東印度甚至澳洲，西南至馬來半及緬甸。但是這範圍以內的日本海軍根據地，一時未能確立；在他東南則有檀香山美國海軍根據地，西南則新加坡英國海軍根據地兩大重鎮。在這兩個蟹螯挾持之中，日本南進政策是不能推行的。他對美國一時不敢倣效，所以不能不想解除新嘉坡的威脅。新嘉坡的要塞，非常雄偉堅強，用海軍來攻，是犧牲大而無把握的；於是又用當今在滯縣登陸，襲取青島德國要塞的故智，從陸路來襲擊新嘉坡的後方。這就須要先佔領安南，安南以兵力來威脅，或以他種方法來利誘泰國（暹羅），再向泰國假道攻馬來半島。這不但可以使新嘉坡海要塞全失作用，垂手而得嗎？何況多假一次道，又可以多滅一國呢？日本在安南和泰國的特務工作，做得很多，是大家知道的。在泰國開運河的企圖，雖未成熟，也不是一個祕密。項莊舞劍，志在沛公！

還要進一步推論，日本什麼現在急欲南進呢？這也是實勢使然。第一，迷信武力的日本，以爲英國必敗；英法太平洋屬地，必須口分配。若是現在不伸一隻腳，設一旦歐戰結束，則日本將無染指的餘地。第

二、日本是島國，海上是不能忘情的，他向來就一心要維持他海上的霸權。他攻掠華北，志在奪取煤鐵食糧；可是他到現在華北的鐵還無從開發，而汽油已因美國禁運的風聲而受威脅了。所以他決心要取之於南洋。何況橡皮與錫鋁等礦，爲軍需工業的必需品，是南洋出產的。日本必須取得這些原料，才可以整軍，才可以擴建海軍。他知道遲延是要與英美一戰的，所以擴建海軍，爲他當前的急務。第三，他怕英美海軍在太平洋上合作，英國將新嘉坡借美國使用，那時候日本再圖攻掠新嘉坡，爲時已晚，最近美國權威者發表演說，謂新嘉坡應租與美國使用，難道是無的放矢嗎？這三種原因，已經夠促進日本南進的野心了，何況日本幾十年來，國內就分北進南進兩派，北進派屬陸軍，南進派屬海軍。北進派在中國冒險，雖表面得手，但是已經夠忙了；而南進派的海軍，沒沒無聞，其苦悶過於北進；加上其生存的威脅，在國內國外，均遠過於從前。「人生如白駒過隙耳，安能促如轅下駒？」

中國吃了日本多少的苦，和日本打了多少年的麻煩，所以日本的心理和日本的技術，祇有中國人知道最清楚。中國受日本威嚇多少年，也作戰了多少年，所以惟有中國人知道日本不可怕。

現在日本又把這一布在歐美各國身上了。歐美各國政府還有猶豫的餘地嗎？

二十九年九月廿，此文發表於重慶中央日報；並曾由中央通訊社與路透社譯出，電致英美各報。此文所指出日本侵入荷爲進攻新嘉坡的目的，竟於以後的事實，尤其是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以後的事實，逐一加以證明。可惜荷英美政府，不曾注意這種判斷。此文祇可說是「不幸而言中」罷了！

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著者附誌。

三要一不要

站在國家生命線上同志們！我稱諸位做站在國家生命線上的同志們，因爲聯接滇緬公路的西南公路，是

中華民國抗戰時期的輸血管。你們對於工作太辛苦了。我代表中央向諸位先致慰勞的誠意。

你們對於養路的工作，做得非常之好。沿途的路面，看不出老太婆臉上般的皺紋，這便是諸位工作的成績。這條路上的車輛，現在天天加多，最近我知道還要增加，所以我希望諸位格外努力，保持以往的歷史。歷史是很可寶貴的。

因爲諸位的職務是在站在民族生命的大動脈上，我有幾個要點要提出來和諸位講。這要點就是三要不。要。

什麼是三要？

第一、要爭取時間。整個戰爭的成敗，就要靠爭取時間。時間對於交通運輸事業上真是重要極了。我們必須於最短促的時間，輸入大量的物資，以接濟前方。前方的軍火和軍用品是不能等的。像人一樣，那怕你有最長的生命，但是不容你短一口氣。況且敵人反攻的時間，是不容我們計算和等候。敵人對於西南的運輸，一定要設種種方法來阻撓，或是用飛機來破壞。我們要在來不及阻撓和破壞以前，搶運一切可能輸入的物資。

第二、要愛惜物資。交通的器材，我們要充分的愛惜，經濟的利用。汽油比血還當寶貴。至於載在車上的物資，或是卸下來的貨物，我們應當加意保護，不能讓他們隨意拋棄，也不能讓他們露宿風餐。這些好不容易運到內地來的東西，都是國力的補品。我絕不願意看見私人的貨物，比公家的貨物，更保護得好。

第三、要嚴防間諜。敵人的第五縱隊，是無孔不入的。他們有多量的金錢，嚴密的組織，到內地來刺探消息，實施破壞。他們最注意的是交通機關。他們來往的活動，也要設法利用交通工具。我們說話要謹慎，行動要機密，防範要周到。以前滇緬路上軍火失事的情形，絕對不能再有。如橋樑，涵洞，渡口，尤須隨時加緊保衛。

至於什麼是一不要？

這一不要就是不要虐待機器。沿途看見司機對於汽車太不愛惜了。車子載重往往過量，司機還要在貨物上

搭人。應當加滑機油的時候不加，或是少加。機件不按時檢查；小的修理不修，以致釀成大的損壞。危險的地方不翻車，倒是在不應當翻車的地方翻車。撞車的情形，總是由於不守行車規則而起的。大家應當知道許多車輛，是美國以「租借法」借給我們的。我們不愛惜，人家的專家和調查人員來了，看了寒心，而且影響車子補充的來源。司機以為不在乎，國家卻受不了。總之一輛車子在他國用起來有五年壽命的，我們用起來不過兩年壽命。這是不能容許的罪惡！我們應當積極糾正。從前西洋把人道主義推廣到畜道主義的人士，組織得有「不虐待牲畜會。」我想我們應當聯合愛國有志的司機，組織「不虐待機器會」才是！

現在我們的抗戰，一天艱苦一天。大後方的西南，可能變成最前綫的西南。我們應當體諒國步的艱難，在這條國家的命脈上，樹立一個新風氣！

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向貴陽西南公路局及該路運輸員工演講。

踏進和平村來

今天我踏進和平村來，同卸除武裝轉向和平的各位相見，我非常興奮，我非常感動。我看見各位很健康愉快，我知道各位時常討論東亞和平問題，並且有反戰大同盟的組織，所以格外高興。我的高興是誠意的，是友誼的，因為我們這次會面是一種和平的會面，不是殘酷戰場上的會面。

剛才主席說過，兄弟是多年主持過大學教育的人，所以今天欲以教育者的態度來和各位說話。

人類的發展和進步，是要靠各個民族來努力的，是在和平的發展裏面求進步的。世界各民族，祇有為和平的工作來努力，來建設，才有永久的價值。像在哲學，美術，文學，科學各方面的努力，才能使民族發展，人類進步，大家有幸福可言。若是要靠武力來毀滅他人的話，則將來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在世界上繁榮。所以我們的努力，一定要建築在和平的基礎上。人類的文化成就，都是靠人類互相交換智慧的結晶得來的。科學是為人

類謀幸福的，不是用來毀滅人類的。

我們的快樂，要建築在共同的快樂上，不能建築在人家的痛苦上。誰不是很小的時候在父母懷抱裏辛苦地養大的？誰不是靠師長辛勤的教？誰沒有父母兄弟妻子和甜蜜的家庭？爲什麼要把父母師長費多少心血培養大的生命，用來互相殘殺，互相毀滅？大家都有甜蜜的家庭，爲什麼各位拋鄉棄井，離妻別子來幹屠殺的行爲？各位於月白風清的良夜，一定有思鄉的情緒！各位於半夜醒過來的時候，捫着良心一想，一定感覺到這是一場惡夢。人人都有血肉，都有心靈。各位回心一想，中國人民同各位在中國作戰而受的家破人亡的痛苦，又是怎樣？此間多少美術的作品，多少美麗的建築，多少人類費盡心血創造出來的東西，爲什麼要用猛烈的炸藥來摧毀？

毀滅人家，就是毀滅自己！一方面要付代價；另一方面要結冤仇，而且使兩個民族的子孫要永遠互相殘殺，互相毀滅。我認爲這是人類最大的愚蠢，最大的悲劇！不料這個悲劇演出在我們東亞。這個悲劇是由日本軍閥自動地演成！

我們對於日本的櫻花曾經欣賞；對於日本武士道的精神，也曾贊美。我們知道日本國民是熱情的。我們贊美日本的武士道，乃是因爲他標榜爲不平而鬪爭。不想他會流入於欺凌鄰國，走到殘酷破壞的路上。這殘酷破壞的道路，就是自己毀滅的道路。

我對於日本的國民，表示充分的同情。戰前我在歐美時有過很多的日本同學，他們平時表現過些很好的精神。其中明達的人，就坦白的告訴我說：他們的領導者，是領導他們走向毀滅的路上去。

中國古來的教訓是「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這不但是中國的寶貝，也是東亞的寶貝。我們很慘痛的看見這件寶貝，被日本帝國主義的炸藥毀滅了！

中國這次抗戰，我很坦白的告訴各位，是日本軍閥逼迫出來的。不是日本軍隊打到中國來，我們還會打到東京去嗎？不是日本子彈打到我們身上來，我們的槍何從對着日本軍隊開？各位是從那國的土地上，轉到和平

村來的！各位祇要回心一想，這道理就明白了。

我想不到日本對中國有什麼了不起的仇恨要殘殺。我祇知道中國和日本的文化，有很密切的關係。中日兩民族到現在殘殺的地步，爲什麼？祇爲日本軍閥要奪取中國的土地，要侵佔中國的富源，要奴隸中國的人民……

各位到過戰場，一定有過悲慘的經驗。世界上沒有能被征服的民族。誰想征服別的民族，就是他在做夢。中國向來沒有征服別個民族的心思。我們希望這次抗戰，能使日本人民真正覺悟，打破日本軍閥征服中國的迷夢！

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軍閥告訴日本國民，「中國事件」可以在三個月內解決。那知道今天已經是四年零四個月了！不但「中國事件」沒有解決，而且中國的抗戰力量，一天加強一天。國際的情勢，對於日本一天不利一天。這就是日本軍閥欺騙日本國民的事實。民衆是不可長久欺騙的。做政治家的人，眼光要看得遠大，心地要放得光明。

我今天充分的對於日本國民表示同情。因爲日本國民所缺乏的，不是你們的勇敢，你們的知識，你們缺少的是具有遠大眼光的政治家。你們現在祇有幾個流動不定的軍閥集團在支配你們帝國的命運。

有位西洋名新聞記者問日本少壯軍人道：「現在你們那個在當國」？少壯軍人的回答是「我們的集團」。但是這個「我們」是誰呢？我告訴各位，今天是宇垣一成一班人，明天是荒木貞夫一班人，後天又是坂原征四郎一班人。今天是這三五人的結合，明天又是那三五人的結合。誰也不知道重心所在。一羣無眼光而有野心的人，天天爲自己的虛榮在起鬧，以起鬧的心理來謀國，你們國家的前途實在危險！我現在老實告訴各位，我是爲日本前途抱悲觀。這些自命爲小拿破崙的軍人，不但毀壞了明治大帝辛苦建立起來的帝國基礎；並且把日本國民領到深淵裏去！我實在同情日本的國民。我說這話，沒有絲毫的惡意。

我希望日本國民，能覺悟過來。在彼此尊重，互相信託的感情上，來建設真正的東亞和平。在日本軍閥的

刺刀尖上決不能建設和平！

中國的精神——孔子的精神，三民主義的精神——是寬大的。孔子說：「不念舊惡」。祇要日本國民真心的覺悟過來，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一定張開兩臂，來接受日本覺悟的朋友們的誠意。

希望各位以後永不做武裝屠殺的鬪士，而做和平幸福的先鋒！

三十年十一月八日在貴州某地第某俘虜收容所對日本俘虜訓話。

和平村紀遊

淒涼的山雨，蕭颯的冷風，培養出萬山間一條靜寂的小河中，新肥的浪紋。一隻小小的渡船，載我過去。時在三十年十一月八日的下午三時，於貴州東部的某地。

風景雖然沉默，我心坎的血流，卻在猛烈地激盪，因為我渡過這小河後的任務，使我的情緒發生了絕大的衝突。同一下午視察兩個絕對矛盾的機關，我的情緒焉得而不矛盾！

大約因為地點的接近罷！地方行政當局把我視察第幾傷兵醫院和第幾俘虜收容所的任務，排在同一個下午。這是兩個多麼不同的場合——從外表以至內心？

在傷兵醫院裏，見到四百多斷腿折臂的榮譽軍人。我在任務上代表中央，對他們講話；以熱烈的情感，致懇切的慰問；並且分給他們一點慰勞金。他們情緒上的反應，祇有火山才可以比擬罷。我讚美他們作戰時的壯烈，他們臉上表現的真個英雄；我慰問和撫摩他們的傷痕，他們又忽然變成孩子。他們看見中央有人來慰問，真像多年流浪的孩子，見到父母一般。他們內心的微笑和傷感，祇看他們奪眶的眼淚才可以認識。我的眼淚也要奪眶而出了。多年不流的眼淚！但是彼此的眼淚都不是通常兒女的眼淚！他們聽見我說到蔣委員長，他們不是立正，而是不斷的歡呼！

從傷兵醫院到俘虜收容所，不過二十分鐘的步行。我又要轉入多麼不同的環境裏去呀！我一邊走，一邊壓制我胸中已經奔放的感情。我有時不知不覺的把脚步放慢了。在路上凝神的在想，不，出神的在想。

我想到方才傷兵的傷，或者有些是現在的俘虜，當年蠻橫的寇兵，直接造成的。這使我多麼難過！

我又想，想到他們現在是解除武裝的人。我們中華民族的風度，是不欺侮無抵抗的人的。我們對於這些手無寸鐵的人，還要責備他們，增加他們心理上的痛苦，不算英雄。方才俘虜收容所的主持人不是告訴我嗎？說這些俘虜之中，還有反戰大同盟的組織；其中有些人還放出去過，讓他們演出東亞之光這齣反戰新劇的。我沒想到中央不是派過飛機飛到日本，不投炸彈而投傳單，以勸導敵國人民嗎？何況日本的軍閥，送這些可憐的人們到俘虜收容所來，給我們勸導呢？

我想到此地，才把方才的情緒，強迫地壓制下來，邁步踏進俘虜收容所——就是當地所稱的和平村！

村裏有五百多人，其中有大學畢業生，有中小學畢業生，有工人，有小商人，有職業的士兵；還有兩個女子，一個是營妓，一個是飛機上的女無線電員。除女子而外，他們都穿着中國士兵的灰色軍服，腳上有許多還踏着米屨。他們每天有早操，有功課。他們中間的覺悟分子，——多屬反戰大同盟分子——組織得有很高研究班，時常舉行討論會，討論東亞和平問題，一般的俘虜也可以參加。他們討論出來的結果，寫成很美術化的壁報。後來他們揭了一張下來送我。

他們的籍貫，分散在日本各地。他們被俘的地點，在中國每一戰場。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山東等處來的不必說；還有從太行山，中條山來的；更有一個是從天津附近靜海縣解來的。這是因為中國游擊隊要表示他們力量達到的範圍，所以有這種速道「獻俘」的舉動。地面來的不算，還有天上掉下來的呀！

堂堂的中華民國，究竟寬大。在這香港交通還能維持的時候，我們准許俘虜和他們的家庭通信。他們的家庭有時也還有衣物和金錢寄來。我們有這寬大的精神，可是日本政府卻大大不同了。凡屬原係小商人等項職業的俘虜，日本政府才准他們的家庭寫信和寄衣物來；至於職業軍人被俘的，他們的通信權和家庭寄物權，卻被

他們自己的政府剝奪了！「其存其歿，家莫聞知。」這是日本政府有意爲他們「出征軍人」造成的痛苦。

最可笑的是他們的親戚故舊，在和平村裏初次會見的情形。新來的人對於原來在和平村裏的親友，驟然相見，幾乎不敢相認。凝視半晌，才開口問道：「你不是戰死了嗎？你的屍灰都作『無聲凱旋』了，爲什麼你還在此地？」是的，他疑心「眼見鬼」了！日本的屍灰，原來有這種的妙處！

我生平演講，那怕是我自己的學生，常常不願意用「訓話」兩個字。但是這次就承受了「訓話」兩個字罷！這番訓話是下午五點開始的。我在台上講，台下有十六枝鉛筆在筆記。這種大規模筆記隊的陣容，構成我生平第一次闊氣的演講，不，是訓話。

我相信板起面孔來講是沒有益處的，所以我完全用教育者口吻來說法。我首先描寫日本的風景，描寫家庭的甜蜜，以動他們思鄉之念，由此以打動他們的心絃。再進一步去告訴他們侵略戰爭的殘惡，使他們捫着良心，爲因日本侵略戰爭而離鄉背井妻離子散的中國人想想。更進一步，使他們認識日本前途的危險。他們的軍閥冒險，如何毀滅了明治苦心建立的日本帝國基礎。我不謾罵他們，我要他們反想；我不責備他們，我要他們心服。最後，我提出一個口號，勉勵他們「以後永不做武裝屠殺的關士，而做和平幸福的先鋒！」

我想這番話不見得毫無影響。我講過以後，退到休息室來，他們在會場裏已經推出三個代表來見我了。據他們說，他們聽了很感動。他們拿了一張條幅紙請我寫字，我就提筆寫了「願諸位以後永不做武裝屠殺的關士，而做和平幸福的先鋒」兩行字，留下做個紀念。他們又要請我在第二天來吃飯，並且要開一個歡迎游藝會來歡迎我。我低頭想了一想，也答應了。

正是第二天，九日的下午六時，我又渡過了這條靜寂的小河，還是冒着濛濛的細雨，重行踏進和平村來。俘虜做了三盤大菜，其中一盤盛着一條大魚，上面堆了花。我吃了兩筷，覺得太生。可見這菜是中國作法，還脫不了日本味口。

飯完以後，游藝會開始了。開場就是歡迎詞，一連三篇！第一篇是用中文寫成的，先由日本俘虜唸，再由

日本俘虜翻譯。第二篇是日本文的，也由日本俘虜譯成中文。第三篇是英文寫的，由日本俘虜宣讀。聽說宣讀的人是一個日本慶應大學的學生。我洗耳恭聽，也祇聽懂了百分之二十。

歡迎詞畢，由二十幾個高級班的分子，在台上合唱「起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個中國抗戰歌。接上就是一齣獨幕劇。劇情是表演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社會思想混亂的情形。台上四個人，代表四種人生態度。一個是和尙，天天喝酒玩女人。一個女人，天天賣弄風騷，以喝酒，賭博，玩和尙爲事。一個游浪者，天天在街頭吹簫，瞎唱，要錢過活。最後出來一個武士，也是醉醺醺的狀態，提了一口倭刀亂砍。那時候正值這女人與和尙在調情，於是他一刀把和尙砍死。砍死以後，他引吭高歌一曲；唱完後擲刀倒地。據和平村中一位主持人桃開白先生對我翻譯這歌詞大意是：這武士自述知道砍死了人，而自己不知道爲什麼要把這人砍死，於是感覺到迷惘和悲哀。是的，這正是日本武士道的迷惘和悲哀！

正戲上台了。這是一齣三幕劇，描寫日本貴族階級與平民階級的分野。劇情的大意是，日本當年盛行「高利貸」。有一個酒店的主人欠了放高利貸的人的錢。這人前來索償。這酒店主人還不出。但是他有一個漂亮的女兒，被這放高利貸的人看中了。主人既然還不出錢，放高利貸的人便要搶他的女兒。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一個伯爵的兒子，西裝革履在店門口出現了。他把這凶狠的放高利貸的人趕走。但他自己看到這漂亮的女子，又一見傾心。可是按照日本的社會風尙，貴族和平民是階級懸殊，不能通婚的。這位熱戀的青年怎麼辦呢？他於是心生一計，想把這個酒店主人喬裝貴族，去見他的父親，強認作這一頭門當戶對的親事。可是這個幾年開酒店的老頭子，實在生活習慣，舉止言詞，太不可救藥了。於是他又另打主意，想在改造這個女孩子的哥哥。他開始了對他訓練的工作。他告訴他，當他去見老伯爵的時候，老伯爵是要考試他一下的。老伯爵一定先要拿一把最心愛的劍出來給他看，要他說出這劍的來歷。他便先把這劍的歷史教會他。於是老伯爵知道這少年是出自有教育的家庭。按照老伯爵的習慣，第二步就是要這少年和他的兒子比劍。他兒子的劍術是第七段；於是他們約好，由他輸給這少年一劍，使老伯爵看了這少年劍術高明，聯想到他的家庭門第一定很好。那知道這

少年，就是這女孩子的哥哥，是個傻子。教來教去也教不會，鬧得笑話百出。這頭親事，也就完了。這是因階級而造成的愛情不自由。

我看到第二幕終了以後，時間已到深夜十一點半。我還要過渡回到旅舍。於是招呼他們繼續演下去，我先離座了。他們還要我稍停一下，將第三幕暫停，提前表演一個壓台的跳舞。

這跳舞是單人表演的。在舞者上台以前，由一個日本倅虜先行報告，說：「這位舞者是東京附近某個小城裏的跳舞教師，在東京也上過台，頗有一點名氣。現在由我們日本的軍閥，把他送到和平村來，表演給羅先生看！」這個舞者於是裸體的腰圍一匹紅綢，「巨躍三百，曲踊三百」的舞起來了。跳了一段，高歌一段，似乎有點慈感的情節。

舞完了，我也起身了。忽而有一個倅虜提議，要高呼「羅先生萬歲」三聲送別。他們居然都站起來叫；而且叫的時候，是兩手並舉的。我一生沒有人叫過我萬歲。有之，自日本倅虜始！

這是子夜的時分。三五個小燈籠，照不見崎嶇山路上的積雨；到了河邊，走上渡船，這羣小燈籠映在河流裏，組合爲點點的星光，不斷的移動，有時竟成細長的光柱或光繩，倒也美麗。

回到旅舍，展轉不能成睡。稍一閉眼，就看見一面是傷兵醫院，一面是和平村。所有經過的情形，無不歷歷在目。我胸中矛盾的熱流，又激盪起來了。最後在入睡以前，忽然眼簾底懸出一幅地圖，把這兩種情景遮蓋了。這是一幅完整的中華新地圖，象徵我們國家民族的偉大！

三十年十一月，貴州。

狂歡與戒備

想不到今天第一次和諸位見面，就和諸位道喜。這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喜信。這喜信是我上這講台五分鐘以

前從廣播無線電裏得來的。——日美開仗了！（台下狂熱的歡呼）。

是的，我和諸位同樣的，狂熱在心頭燒着。誰說中華民國的國民不應當高興？我們血戰四年多，到今天才得到真正偉大的幫手。你看，中美一定同盟了！況且這個同盟國的範圍，一定擴大（台下繼續歡呼）。

我們這幾年來最擔心的是怕中日的戰爭和西方的戰爭，聯不起來。就是說，怕遠東的戰場和西方的戰場不能唱聯台，中日戰爭由中日單獨解決。現在不成問題了！這幾星期來我們心裏有一個陰森的影子，就是怕來栖三郎到華盛頓去，日美得到一個暫時的妥協。現在這可怕的影子，被珍珠港的炮聲轟散了！我們四年多的苦戀和熱戀，到昨晚才完成好夢！

日本究竟是最愚笨的國家！美國毅然拒絕來栖的方案，究竟是講道義，有正氣的國家！（台下歡呼）。

但是——但是我們不要輕於高興。日美開戰的初期，至少有六個月以上，美國方面必定有不利消息傳來。甚至於菲律賓不久要失守。但是諸位聽了，不要悲觀和失望。因為這是意料得到的。十一二年前英國一位海軍專家拜瓦特（H. Bywater）寫過一本書，名叫太平洋海軍戰史，是一部假想的戰史；他在這部書中就是這樣着法。因為日本對美國一是「乘其不意，攻其不備。」行險僥倖的小人，往往在最初可以佔一點小便宜的。二是日本處於內線作戰的地位。美國要遠涉重洋的來擊潰他，一定要費點氣力，費點時間。但是日本最後的失敗，是無疑義的。

若是我們和美國小說家伊爾文所描寫的人物文克爾先生一樣，能在山中長睡一覺，說一兩年罷，再醒過來，一定聽見的都是好消息，看見的都是勝利與光明。但是我們不能睡覺，我們要戒備！

我們的勝利，是要我們以血肉去換來的。我們要和人家做同盟國，我們就有同盟的義務！

況且，據我看，日本要想對付美國，一定要先想盡方法，甚至於採取最冒險的行動，來封鎖我們。切斷我們物資的來源，以減少我們反攻的力量。所以我們在滇緬路上的同胞們，同志們，應當格外當心呀！

我們當地的老百姓，應當嚴防間諜破壞物資；我們在滇緬路上的武裝同志，應當枕戈待旦；我們在滇緬路

上的運輸員工，應當停運其他貨物，先把仰光所到的軍用物資，盡量先行搶運進來。首先搶運軍用物資！軍用物資！

還有一點，我要請滇緬路局的員工，尤其是司機，特別注意的，就是要特別愛惜車輛。我沿途看見所翻的車，都是在不應當翻的地方翻的。我看見汽車在這條路上橫衝直撞的情形。我以為這不算是英雄。真正的英雄，要開了坦克車和敵人的坦克車去撞。這次美國開仗以後，就算滇緬路沒有危險，從美國來的新車和汽油也一定要減少。我們要特別愛惜車輛，愛惜物資，才是增加國家抗戰的力量。

滇緬路現在是國家的大動脈，抗戰的輸血管。我希望大家在這輸血管裏面都做新血球。從前抗戰最後方的雲南，恐怕不久要做抗戰最前線的雲南！我們忍不住狂歡，我卻忍不住不教大家戒備——戒備！

三十年十二月九日下午二時在雲南下關歡迎會演講。

太平洋上反攻的據點

在中國戰場上，就一般老百姓的眼光看來，敵人方面最厲害而又最給我們麻煩的是空軍，其次是陸軍，最無聲無臭的是海軍。從軍事眼光看來，把這順序顛倒最合於事實。敵機轟炸了重慶幾年，重慶還是活躍的重慶。敵國陸軍扼守了許多我們的都會和要隘，卻是有點討厭。但是假如敵人沒有海軍，則他又何至以有限的兵力，佔據我們沿海的許多據點？何至把我們本土和國外的海上運輸線切斷？簡截的說，又何至運許多寇兵到中國來？

不祇在中國如此，在越南，在菲律賓，在馬來，在荷印的戰場上亦復如此。

所以這次太平洋大戰，應當首先用盡方法，消滅日本的海軍。要消滅日本的海軍，便應當先盡力保持和儘先使用同盟國的海軍和空軍根據地。

日本這次利用海空軍配合作戰，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方式，得了不少的便宜。但是他目前的生產能力，究竟有限。他使用在菲律賓荷印和馬來一帶的飛機已達二千架，而其飛機的總數不過三千多架，每月生產量也不過三四百架。這數目那比得過美國飛機生產量本年度的六萬架，明年度的十二萬五千架？日本這次在荷印馬加撒海峽，於數日之內，已喪失了軍艦運輸艦三十萬噸，約需九個月纔能補充，而美國國會最近通過的造船案，就是一年八百萬噸。這樣比起來，真像小鬼打金剛，金剛縱然不免挨幾拳，但是小鬼終究要被金剛一脚踩死。

我們絕不懷疑英美的軍火生產能力；我們擔心的是這些大量生產的軍火，從那條線纔能有效的使用上去。同盟國決不會怕日本，但也決不應該小看日本。珍珠港、呂宋、馬來等處戰爭的損失，就是玩忽而輕敵的教訓。日本的生產力雖然薄弱，但是他最近已掠取了不少的資源地帶。萬一他把新加坡打下了，再打下爪哇，再取得海參威和堪察加，則西北和西南太平洋都變成了日本的地中海了。那時候他反攻滿洲，以逸待勞，豈非很討厭嗎？所以我們熱烈的希望：一，英國堅定的保持經營十四年，用款六千萬鎊以上的新加坡；二，英美荷聯合固守爪哇的海空軍根據地；三，蘇聯從速把海參威的設備，交給同盟的美國海空軍使用，因為從海參威炸東京，直徑不過六百英里，比從中國炸東京最近的連雲港還近一半；四，從速布置堪察加的防務，增加海空軍的設備，以爲美國北陸進兵的重要驛站，否則阿留申羣島和阿拉斯加不但要受威脅，且會失去軍事作用。把這些要點守好了，同盟國攻擊的力量纔用得上。

同盟國把日本的海軍消滅了，同時儘先補充我們大量的重武器，看我們把東亞大陸上的兩百萬倭寇，趕下東洋大海！

三十一年二月十四日，重慶。

中華男兒血，應當灑在緬甸疆場上

正當中華國軍將士以鮮血灑在緬甸疆場的時候，我們在陪都重慶舉行「緬甸日」，藉表對於在緬甸的朋友們十分熱烈的感情，是一件有深切意義的事。

當舉行「緬甸日」的前三天，又值我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由緬甸視察作戰狀況歸來，更給我們以興奮和光榮！

緬甸朋友們！你們神聖的金塔，正被日寇濃厚的炮煙所籠罩，或者為彈片所毀傷。你們錦繡的河山，正被日寇的坦克所蹂躪，鐵蹄所踐踏。你們親愛的父母妻子，正被日寇害得不死傷也流離。我們無限的同情，都懸繫在你們這些不幸的遭遇上面。但是我們決不是寄給你們空口的同情。我們由國外來的軍火，供給你們保衛國土；我們的美國空軍志願隊，為你們擊落了多少毀滅生命財產的瘟神；我們國軍將士的碧血，映着緬甸蔚藍的天空，正和你們珍愛的寶石那般發亮。我們都是為同一的目標作戰。我們都是向共同的敵人進攻。我們為正義而流的血，凝結起來，比什麼由婚姻而產生的血統，還要堅固！

中國遠征軍的將士們！你們的任務太光榮了！我妒忌你們！我羨慕你們！國軍出境作戰，自甲午以來是第一次；出境與盟軍並肩作戰，是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這次作戰不僅是為民族向全世界揚眉吐氣，而且是為愛自由的人類，盡最高無上的責任。你們每次和敵人的會戰，全國同胞的血，都隨着你們勝利的消息在沸騰；全國同胞的心，都隨着你們進展的露布在狂跳。你們的恥辱是全國的恥辱，你們的光榮更是全國的光榮。希望你們與緬甸朋友們竭誠合作；中華民族是把你們健康上的照顧，行軍上的便利，鄭重託付過緬甸朋友的。希望你們以中華民族的血肉在中南半島上為世界民主國家築成新的長城！

在緬甸的僑胞們，刻苦，鎮定，臨危不苟的犧牲精神，都在你們這次遭受苦難的時候，為中華民族表現出來了。你們對於搶救物資工作上的努力，全國同胞都敬仰你們。你們看見中國遠征軍到達的時候有感奮到淚如雨下的。這還不是出自你們蘊藏在深處的最高愛國熱忱？現在遠征的同胞們還得勞你們愛護，聯合緬甸朋友們一道愛護。按着自己的傷痕，還去慰問人家傷痕，正是堂堂黃帝子孫的態度。你們的痛苦，全國同胞那個不關

心，不痛心。這種敵人給我們的轟炸和打擊，國內的同胞和各位一樣，受了將近五年了。這是全世界的災難，凡是人類，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大家堅持過這黎明前的黑暗，我們就可以看見更美麗的白日青天。

中緬從文化的交流，已進到國防的結合。蔣委員長告印度民衆說，大家必須取得世界人類整個的自由，各個民族纔有自由。他又剴切的說「此次戰，實爲全體人類自由與奴隸之戰。光明與黑暗之戰。換言之，即是與非，善與惡之戰，亦即世界被侵略與侵略暴力之戰。」這個真理，我想我們遠征的將士和僑胞，一定能深切的了解；我們的緬甸朋友，也一定已經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中國的軍旗與英美諸同盟國的軍旗，交叉着衝破日寇的凶焰。中國的僑胞與緬甸的朋友，含笑的協助盟軍，擲着手踏進勝利的大道。那妄想抓住中國咽喉，攫取緬甸全境的日本魔手，一定就在緬甸境內砍斷。

我謹代表中緬文化協會的同人，預備譜定同盟軍在緬甸大捷的凱歌！

三十一年三月八日，重慶。

從近事回看當年

凡是一件歷史的事蹟，時代隔離得愈遠，其意義和影響，看得愈清楚。五四運動不是例外。

在二十三年以後，回看五四運動，雖然不及再過二十三年來看，但是比在當時看，恐怕已經清楚多了。五四運動是青年革命運動，也就是當年所謂學生救國運動。五四運動燒起了中華民族意識的烈焰，所以由青年革命運動，擴大而爲民族革命運動，到現在則匯合成爲千百萬人不惜犧牲流血的神聖抗戰。

全中華民族抗日的大纛，是五四運動首先舉起來的！

五四那天惟一的一個印刷品，五四宣言，就是鐵的證據。這宣言是：

「現在日本在巴黎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

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要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國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農工商各界，一致起來，要求開國民大會，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今與全國同胞立下兩個信條：

(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二)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這宣言決不是一人之私言，也不是一地學生的意見，乃是全國青年的呼聲。其中立下的宗旨「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兩句話，奇怪得很，竟成爲影響中國二十三年來政治外交的口號。試問我們國民革命初期所喊的「取消不平等條約」和「打倒北洋軍閥」兩個口號，是不是就是這個意義？試問九一八以後，我們政府堅持的「不簽訂辱國喪權條約」和「肅清漢奸」兩大主張，是不是這個意義？試問現在我們政府英勇領導的「驅逐倭寇，收復失地」和「消滅汪偽組織」兩大目標，是不是這一貫精神的具體化？

至於當時所提出兩個信條，到現在還是有效；不特有效，而且正在不斷的發揚。試問我被敵人武力佔了許多國土，我英勇的政府允許過他尺寸土地沒有？不但沒有，而且還要把東北和台灣一齊收回。（宣言中所用征服兩字，不過是武力強佔的意思，也祇是現在所謂淪陷的意思。）試問九一八以來，我們的職區或淪陷區內，許多愛國志士，慷慨的爲國犧牲，寧可殺身成仁，但不爲不義而屈，是不是正合於這第二個信條？

民族意識由五四而普遍覺醒了。這覺醒的範圍，不僅在北京而在全國，不僅在學生而在全民。然而當時還有一個很實際的政治影響，就是受過五四潮流震盪的人，青年以及中年，紛紛投身於國民革命。總理對於這個趨勢，是感覺最敏銳，而把握得最快的人。他對於參加五四的青年，是以充分的注意，和最大的熱忱去吸收的。他在上海見北京學生代表，每次總談到三四點鐘，而且愈談愈有精神，這是我親見親歷的事實。所以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後。從五四運動裏吸收的幹部最多，造成國民革命的一個新局勢。不但在政治方面如

此，在軍事方面也是如此。例如有一位抗日很有戰功的司令長官對我說：「五四運動的時候我還是中學生。因為受了這運動的影響，跑到北京去投考北大。那知道沒有考取。但是我仍然抱着這股熱忱，去投考保定。」我含笑回答他道：「幸而你沒有考取北大，不然，這次抗日軍事裏，缺少一員大將了！」

總理贊助五四運動，除了他多次的演講提到以外，還有一個當時聯合軍政府六總裁打給「北京徐菊人先生」營救學生的電報，可以證明。關於當時西南軍政府的文電，總理並不全部參與或是贊同；但是這個電報，湖漢民先生公開說過，是總理授意發出的。電文道：

「頃聞北京學生，爲山東問題，警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諸人，發生傷燬之舉，有將爲首學生，處以極刑，並解散大學風說，不勝駭詫！青年學子，以單純愛國之誠，逞一時血氣之勇，雖舉動略逾常軌，情有可原。且此項問題，何等關係！凡屬國民有常識者，無不奔走駭汗，呼號以求一當。義憤之餘，疑必有人表裏爲奸，則千夫所指，證以平日歷史，又安得不拚命以申公憤！其中真象若何，當局自能明瞭。倘不求正本之法，但藉淫威，威於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作始也微，將畢也巨。此中機括，繫於一二人善自轉移。執事洞明因果，識別善惡，宜爲平情之處置，庶服天下之人心，敬布胸臆，願熟察焉！」

這個電報，貌似和緩，意實深刻。貌似和緩的原因，大約一因學生的生命，當時在北洋軍閥手裏。二因他要保持北京大學爲北方革命的據點。（關於他更極力保持北京大學這一點，總理於接見北京學生代表時，懇切對我們說過。）三因軍政府其他總裁，態度有不甚明瞭者，所以辭句之間，自然不免因牽掣而有牽就。但是由總理領導的國會，參衆兩議院所發出的電報，就可以極明瞭的看出總理的意思來了。這電報是由我們年高德劭，溫良恭儉讓的元首林主席，當時以參議院議長資格領銜發出的。文曰：

「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甘心爲外人鷹犬，密與日本勾結。外而阻礙赴歐美代表之要求撤消中日密約及交還青島；內則希圖破壞上海和議，以遂賣國陰謀。罪狀昭著，天人共憤。京中學生，忱於國亡之慘，目擊賊黨橫行，憤不顧身，義憤勃發，焚曹宅，嚴章獄，有史以來，無此痛快！乃北廷不思賣國奸

黨，人盡可誅；反任意捕禁學生，並有慘害及解散大學之說，同人聞之，不勝詫異。爰於即日特開兩院聯合會。羣情憤激，一致議決通電各省，要求北廷，即釋已逮學生，維持各校現狀，嚴懲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以謝天下。諸公愛國熱忱，寧減此莘莘學子！尙乞一致聲討，合力援救。爲世間留正氣，爲國家掃奸氛！事機迫切，立盼進行！參議院長林森……同叩。——

這電報真是激昂慷慨，痛快淋漓極了！從政治上評論五四運動，能不回念當年總理和當今元首的意旨嗎？事實是不能抹煞的！他的意義是愈遠愈能明瞭的。五四運動和其他歷史上的運動一樣，有成就也有缺陷，但五四決不是學潮。五四是青年革命運動，五四是國民革命運動中的一股狂潮！全民族的抗日大羣，尤其是五四高舉起來的！

三十一年五月四日，重慶。

一個歷史上的運動，影響的方面很多，本文不過是在當前抗日戰爭的時代，舉其一端，卻是很重要的。還有兩點，我願意附帶地提一下：

第一，五四是繼承中國一貫的士氣。漢朝的陳蕃李膺，宋朝的陳東所領導的大學生運動，是當年五四運動發動的時候，大家在演說中所提及的，而且見於學生組織所發表的文告。我并不歡喜近代人穿古裝，但是若把這層意義明瞭了，也有好處。

第二，新文化運動的發動，早於五四，如新青年新潮的出版，均早於五四約二年或一年。五四運動很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但是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終究是兩回事。不過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運動更加瀾漫。其他不說，只看五四以來，一直到現在，公私的文告，都是有意識的用白話文來寫，就可以知道他的影響。爲求民族意識的普及，這實在是一個最有效的力量。還有小學全部，和中學一部分的採用國語爲課本，不知道減少了多少幼年 and 青年的痛苦。也是一件不可忽略的事實。

著者附識。

站在同胞的血跡上和敵人喝香檳酒

回想五年前的今日，我們英勇的將士，在毫無要塞設備的上海，於敵人陸海空軍三面攻擊之下，憑着斷井頽垣，和敵人巷戰三個月。這種驚天動地的戰績，不是比現在盟邦蘇聯死守斯大林格勒還要困難嗎？我們在淞滬作國殤的將士和民衆，何祇數十萬。可是今天這班無恥的漢奸，竟在同胞們鮮血未乾的神聖國土上，紮起五彩牌樓，歡迎敵國來的所謂特使平沼騏一郎等了！

回想不久來臨的五年前的十一月，敵軍攻陷我們的首都南京。我們的將士和民衆被屠殺的何祇三十萬人。婦女們被強奸而慘死的何祇數萬。中山北路的外交部，國際聯歡社，一直到成賢街北段現在做偽國府的考試院，以及每條街道，每所公私房屋，那處不是塗滿了同胞的肝腦，灑遍了同胞的鮮血，堆高了同胞的屍體。但是現在漢奸巨魁汪精衛等竟佈置了樂隊，陳設了鮮花，於輝煌的五色電光底下，和敵會在喝香檳酒，祝敵國的「勝利！」

這不但是無恥，無心肝，簡直是無人性！

我們在敵人和偽組織鞭笞下的同胞們！我們在饑餓線上還被榨取膏血的同胞們！我們大家能看得過去嗎？能忍受得了嗎？

這次敵國的幾個堂堂大會，來「光臨」京滬，並不是汪逆精衛在東京向寇皇流眼淚流來的，因為敵人深知他慣於流眼淚。也不是偽外交部長唱司馬懿進城的褚逆民誼打一套太極拳打來的。他們不是來「報聘」，因為他們沒有這樣愚蠢，會向自己以糞土搏成的傀儡翻身下拜。他們的來，自有他們的作用。

他們的作用是什麼？

因為他們知道我們中央抵抗侵略的決心愈堅，力量愈強，聲勢愈大。他們知道從先我們一個國家和他們抵

抗，他們還不能解決「中國事件」，現在我們聯合了二十七個國家來和他們作戰，他們自然更不能解決「中國事件」。他們感覺到美國海軍空軍對他們壓迫的痛苦。他們更感覺到他們物資的缺乏。所以他們妄想要來和我們「長期抗戰」。

他們要妄想「長期抗戰」，就不能不更奴役我們淪陷區的人力，榨取我們淪陷區的物資。要奴役我們淪陷區的人力，榨取我們淪陷區的物資，就不能不假手於漢奸。所以驕妄的敵會，終至低首下心，來假漢奸以詞色。拆穿西洋景說，他們現在玩的，就是這套把戲！

淪陷區的同胞們！在這短期內諸位更要痛苦；我們對諸位的痛苦，非常同情，正和身受割肉般的痛苦一樣。但是諸位決不要失望，因為這是敵人最後的掙扎。敵人現在自己感覺到空虛，徬徨，和恐怖了！敵人降尊辱貴這一套「報聘」的把戲，正是敵人無可奈何時的手段。

諸位！我說這番話不是沒有根據的。

我有朋友從瀋陽和南京來。他告訴我說：「聽到我們國軍幾次長沙大捷的消息，不但南京偽組織裏的人高興，就是在瀋陽的溥儀也高興。」我聽了大吃一驚，覺得很是希奇。他說，「一點也不希奇。因為我們國軍一打勝仗，敵人對他們詞色上客氣多了。他們雖然利令智昏，但是他們也明白他們有延殘喘的生命，是靠國軍打勝仗來的。」所以，諸位同胞，你們可以知道這次敵人對於南京偽組織大假而特假詞色的由來了。

我送諸位這枝寒暑表，是會百試百驗的！

所以諸位不必灰心，在萬般痛苦之中，還要鼓起勇氣來做積極的和消極的抵抗。我們的人力不要被他們利用。我們能躲避的應當躲避。萬一被他們徵發去了，至少也應當做到消極的不合作。關於物資，能藏起來的藏起來，能破壞的破壞。千萬不可讓敵人利用了來攻打自己的同胞，破壞自己的祖國。諸位能這樣做，不但是幫助抗戰，簡直是直接抗戰！在這短時期內諸位自然是很痛苦的。但是這種痛苦不過是天亮以前短期的黑暗。一掙扎過去，就是青天白日的光明！

孔子說：「可與貫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蕘而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對淪陷區同胞說話，可謂不失人，若是我與漢奸講話，便是失言了。然而我寧可冒着失言的不智，向偽組織裏的人說一句話。這話就是，可憐的人們，你們既然知道你們苟延殘喘的生命，是靠國軍打勝仗來的，那你們做奴隸就不可過於忠心。淪陷區的同胞已經在饑餓線上了。你們不要再狠心的爲主子們榨取。你們——尤其在低級無可奈何的你們——可以怠工的時候怠工，可以掩飾的地方掩飾。你們不要看見平沼等「光臨」，一時就得意思形了。從前朝鮮的大院君和李王都是和敵會舉杯喝過香檳酒來的。最近德國併吞奧國以前，奧總理到柏林時，也曾受過空前的歡迎，和希特勒舉過香檳酒杯的。但是會幾何時，都做亡國奴和階下囚了。這都是大家親眼看見的事實。苦海茫茫，回頭是岸！你們現在站在同胞的血跡上和和世之仇的敵會一道喝香檳酒，你們應當看清這酒是紅色的，——是同胞們的血，裏面有無數忠魂義魄的影子！你們應當跪下來懺悔！把你們這次和平沼等的宴會，當作你們臨死前最後一次的晚餐，你們的靈魂，或者還能得救！

三十一年十月一日，對淪陷區廣播詞。

訓練機械化部隊的基本認識

——一篇迫切的陳詞——

精神在戰鬥力上的地位，我絕對不否認，但物質——尤其是科學化的物質——在戰鬥力上的重要，誰能否認？

因爲我們進化的階段，早已到了科學時代了！

我也不是「唯武器論」者，但是唯物論者進而成絕對的反對「唯武器論」者，以爲精神萬能，那就一變而爲絕對的唯心論者了。雖然說是矯枉過正，但是這種想頭，這種宣傳，足以推動時代的倒輪，而阻礙造成新軍

力運動！

「水來土掩」是有關軍事的一句老話！坦克車來，終究要反坦克車砲才可以阻止。拿手榴彈綁在汽油瓶上去打坦克車雖然也有幾分近代的物質在裏面，但是終究無效！

「血肉的長城」究竟是文學家的形容詞，受過科學訓練的人所要問的是實際的問題，是如何可以減少血肉與鋼鐵來奮鬥的慘劇！

成立機械化部隊，訓練機械化部隊，於是成爲有近代頭腦的人和近代青年的迫切願望！我們的機械化什麼時候可以訓練得好？於是成爲大家焦急情緒中的一個常問的問題。

我們在作戰的時候，要趕快訓練機械化部隊！這次戰爭以後我們還得加緊訓練機械化部隊！不如此不足以保衛國家民族，不足以避免再度的侵略！不看英美法蘇各國努力的途徑嗎？

「現在的軍事，建築在工業的基礎上面。」這是一句無可否認的格言。這個問題太大了，我現在不談。我現在所談的是假定有了工業或是有了近代武器，我們要怎樣才可以訓練出精良的機械化部隊來？這是目前最實際最有關抗戰的問題，值得我們最高統帥部和全國的愛國人士急切注意的！

因爲我知道一點我們訓練機械化部隊的困難，所以我願意根據這種困難的事實，提出補救的意見。讓我首先概括的敘述我們的困難在那裏：

第一、是體力不夠。譬如在坦克車裏作戰的人，在逼窄的座位上面，鋼鐵的環境中，空氣是有限的，冷熱的傳透是很快的，若是沒有很好的身體，十分八分鐘就受不住，遑論持久作戰的力量。

第二、是知識不夠。每件新兵器都是很複雜的。再拿坦克車來說，每一個駕駛坦克車的人至少要有二十種以上的技能。如何駕駛，如何測算，如何開砲開鎗，如何超過障礙和辨別障礙的性質，鎗砲如有故障如何臨時修理或補救，機器如有故障如何臨時修理或補救……真是複雜極了，決不是沒有相當機械科學知識的人可以應付的，作戰的技術，聯絡其他部隊進行攻守的策略，不必說了。

第三、是有體力的人不見得有知識，有知識的人不見得有體力。這點聯繫，非常重要。這種理由也很明顯。這些缺陷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教與養兩方面共同的缺陷。

第四、是有體力有知識的人不見得有機械動作的訓練和習慣。這點是我們舊式農業國家最大的缺陷，也是我們科學不發達，機械技能訓練不發達的國家的最大缺陷。須知適應機械的習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養成的。向來應用粗笨工具的人，一旦令其改用精細工具，是要「操刀傷錦」的。

要補救這些不可掩飾的缺陷，自然不能不從根本救起。治本的方法，雖然遲緩，但是不可不做。從前的人不做所以有現在的缺陷；現在的人不做，將來這些缺陷還是無法彌補。治本的辦法是：

第一、注重民族的健康尤以兒童的營養，運動，與衛生環境為重要。我們一般兒童的身體，都受營養不足之害。這雖然與貧窮有關，但是有營養的食物，不是一是貴的食物。如許多地方的人祇有相信米飯，而且以吃最白的米為最好，一點不願意配合雜糧，便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食物中營養成分之不潔配合，更不消說。運動之不注重與家庭社會衛生環境之壞，又何須細講。祇看痧眼傳染之普遍，與有志青年，因痧眼而無法學習航空者之多，就可證明了。

第二、初級科學知識應充分使其普及。科學本來是近代西洋的產物，來中國時間有限，自然根底不深。我們如果要急起直追的話，便應當在小學及中學裏，極力培養學生愛好科學的習慣。各種科學實驗儀器的設備，應當看作比書本的設備還要重要。現在中小學的勞作手工，甚至職業學校的技術訓練，往往不過是幾部油印石印的機器，真是可笑極了。我以為正當的訓練，是要教學生如何用車床，銑床；銑床，如何拆機器，如何做螺絲。在整個國家工業化的立場上來看，這也比學一些皮毛的職業重要多了。蘇聯的許多公園裏都設置一個部分，陳列各種新兵器，派有專門的人在那裏拆卸裝置，謀給兒童和觀眾一些近代武器的知識，其用意更是積極而深遠。

第三、凡中級學生如體力智力都好，心理測驗復證明其適宜於加入某種機械化部隊，而其志願復願於將來

加入某項機械化部隊的青年，當其在中級學校期間，應即予以特種補充訓練及適當優待，以爲將來機械化部隊的基本人材之策源。現在行徵兵制的國家，對於一般士兵雖仗徵集，但對於炮兵及空軍等項，大都認爲係長期職業，其訓練期間固長，其服役期間亦長。這是適應國家特種需要的必然辦法。

至於目前急切的辦法如何呢？這或者可以說是治標的方面，但是也並不能說是專屬治標。世界上有些事是急得來的，有些事是急不來的，尤其是機械方面的事最急不來的。以下的主張，不過可以說是在最近期間較爲有效的辦法罷了。

第一、鼓勵優秀的高中學生及大學初年級生加入機械化部隊。如其是有相當科學根底和訓練的人能夠加入機械化部隊，他們轉變起來是較快的。如上學年中中央大學考入航空學校的學生計有七八個，中大實驗學校學生考入各種新兵器學校及部隊的也有十幾個，這都是很好的現象。其他學校裏恐怕也有此情形。這是青年愛國衛國最正當而最有效的途徑，這比戰地服務和政治工作難多了，也直接多了。國難愈深，熱血青年有這種情緒和志願的，一定也隨之增多。

第二、關於機械化部隊的教育，至少是其中技術教育的部分應由工程專家來辦。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開明的軍人，不要誤會，以爲我主張文人來搶軍人的事業了。其實中國的事是中國人共同幹的，中國是要靠中國人共同救的，本無文人武人的界限。既名之爲「機械化」，便應當請教懂機械的人。工程專家加入辦理機械化部隊有三個長處：（一）他懂得機械。（二）他知道機械方面的人事。誰有專長，誰無專長，他平時都知道清楚，不憑他人片言的保薦。（我知道以前有某某訓練機械化部隊的學校，其當局的人確很熱心，想要收羅人材；但是他用了一個主要辦事的留學生，就是很不高明的人；憑他去爲這學校找了幾個人，也是工程教育界公認爲要不得的。其餘的人自然不肯來了。）（三）他對外國語言的運用，比較純熟和方便。機械是外國來的，指揮的顧問也是外國人，所以這種語言的工具，更是重要。恐怕許多軍人朋友們要反對我的話，以爲工程專家祇懂機械，不懂軍事。這點顧慮也是應當有的；但是這種缺陷不是不能補救。這要看我們的最高統帥部對於人材如何

培植和使用。軍人看文人不起的地方，不外（一）文人不懂軍事（二）文人比較不夠嚴肅，不會指揮軍。人關於第二點祇是環境的關係；文人打得起精神的很多；把他換一個環境，不是不能威嚴起來的。關於第一點，文人也祇須再加上一部分軍事教育就夠了。我有一位軍人朋友就對我而且公開的說過：「秀才變兵祇要三個月，兵變秀才六年也做不到。」若是最高統帥部有這決心的話，不妨公開徵求一批工程專家，說是「如果你們要為國犧牲，你們可以來投效，由國家給你軍事教育，在國內或國外，訓練若干期間，將來由你們來辦理機械化部隊教育事宜。」我想在這國破家亡的時候，一定有有學問有志氣的人來應徵的。兵工署俞大維署長，不是從前是學哲學和數學的人，後來在德國參謀大學兩年，回國後在軍事方面服務，而對於抗戰很有貢獻的嗎？至於目前應急的初步，不妨先以機械化部隊的技術教育方面，先請各大學或其他部分的工程專家擔任起。

第三、訓練要徹底，要使其極端的純熟。機械化部隊的器具雖然是機械，但是使用的人絕對不是機械；使用起來，也斷不能機械似的使用機械。最成熟的使用機械訓練，是要使機械與使用機械者體物合而為一，使他對於機械有內心的感情。他覺得他的機械就是他身體的一部分，他才不會「虐待機械」。虐待機械的結果便會打倒他自己使用機械的目的，機械也會拒絕為他服務。譬如坐汽車一樣，汽車夫如好，汽車可以多用幾年。凡是自己開駛自備汽車的人，偶然聽見輪齒間發生一點不應有的響聲，便注意到了，趕快修理，斷不聽其再壞下去。祇有坐租賃汽車或野雞汽車的時候，則無論聽見輪齒間如何不平之鳴，總是不經意的。莊子論庖丁解牛，說他「一把用過十九年的刀，其刃還似「新發於硯」，正是說明這個道理。老實說，我們許多精緻的新兵器，因為受虐待的結果，不但不能充分發揮威力，而且是糟掉的。（即以汽車而論，分明載明祇能載重一噸半的汽車，他偏載重到兩噸半，結果在半路拋錨，連一噸半也載不到目的地，車子的損壞不必說了。）在物質缺乏的國家，什麼都靠國外去買，我們還是這樣的糟蹋東西，看了實在可惜。我上面以「操刀傷錦」為喻，其實在機械化的部隊裏，這不但「傷錦」而已，簡直是「操刀自殺」呢！所以機械化部隊如果沒有充分訓練好，還是緩用為是。高級指揮官使用機械化部隊，也要澈底懂得機械的性能。至於要完成這種澈底的訓練，則非靠充分懂

得機械性能的工程專家來教導不可！

以上這番話或者過於質直，但是在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關頭，我們不能不深切檢討，陳述自己忠實無欺的意見。

我不相信孟子「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這句話，還可適用於今日。因為時代不同了！敵人的飛機大炮已經不是秦楚的堅甲利兵了！

我們要建國不能不建軍！我們要建近代科學化的軍隊，不能不用近代科學化的方法！

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重慶。

現代軍人對於現代戰爭應有之態度

現代戰爭是全民戰爭，是這個或這組國家全部的國力，或那個或那組國家全部的國力的競賽，這是真理，是大家應該早已知道的真理。

我還想進一步說，現代戰爭更是交戰國中最優秀分子的決賽。這是現在進行中的世界大戰特別暴露出來的真理。

從全部看，則甲國的科學家在實驗室裏，和乙國的科學家作發明的決賽；甲國的工人在工廠裏，和乙國的工人作製造技術的決賽；甲國政治家在政府裏，和乙國的政治家作政略與組織工作的決賽。如此類推，可至無窮的部門。勝利之神卻還不降臨在優秀的方面，而是降臨在最優秀的方面。

現在我並不縱論全部，乃是特別提出現代戰爭中的軍人來說。

我們睜開眼睛一看這偉大科學化的戰爭裏面，駕駛每小時速度到四百英里以上的飛機的空軍人員，是什麼體力！駕駛長距離遠征，整天整夜潛伏在海底潛艇裏的海軍將士，是什麼體力！駕駛七十五噸的坦克車或運用

機械化部隊其他裝備的陸軍將士，冬天在零度三十五度以下的北歐，春天在熱度一百三十度以上的非洲沙漠裏作戰，這又是什麼體力！

不但健全的體力，還有優秀的智力呀！這些極度精微的機械，是要極度高明的智力，才能運用。否則可以「折鼎覆餗」，「操刀傷錦」，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當然，縱有智力，還要有純熟的技术訓練。英國平素軍隊不多，但他們自詡為「專家軍隊」。在現代各國，不但他們專門化的部隊，對其專門部份，智識豐富，就是一般士兵的科學常識和素養，也很豐富。譬如這次我們的敵國德意志進攻蘇聯，蘇聯的軍隊把頓河鐵橋澈底破壞了，而德國軍隊在炮火之下，於不到兩星期的時間，造成橫跨頓河的臨時長橋，上面可以過四十噸重的坦克車。我想這決不單靠王兵，乃是得到一般有科學訓練的士兵的幫助之所致。

有體力，有智力，在這種空前激烈的戰場上，還要有鐵的意志，才支持得住。在炮火織成電網，炮聲震聾耳鼓，熱焰寒威，四面交逼，於血泊尸山之中，還要前仆後繼，攻堅陷陣；若非有不可摧毀的意志，那能為自身，為民族爭存亡於呼吸？現代的戰爭，不但是武器戰，更是神經戰。鐵的意志，正所以統率受猛烈刺激的神經。作戰時固是磨練意志的很好機會，但是意志的鑄成，尤靠平時理智的陶鎔，和生活的素養。正確的認識，堅定的信仰，刻苦的訓練，都是意志的鍛工。一九一八年德國的失敗，和一九四〇年法國的投降，都是意志崩潰所表現的悲劇！

綜合以上三個要素來看，我們對於現代戰爭，應當格外明瞭了。我們的現代軍人，能夠不反省嗎？

當然在五年多英勇抗戰的期間，我們的武裝同志，浴血奮鬪，不惜犧牲，為國家民族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勳勞。但是我們作現代軍人的人，千萬不能自滿。我們應當反省。把人家的優點，一件一件用迴光鏡反射到自己身上來。我們之所以能夠支持過多少嚴重的難關，到現在看見了前途無限的光明，固由於最高統帥部戰略的遠大，和全體將士作戰的忠勇，老實說，同時也是由於敵人的不行。現在若干方面，敵人正向現代化軍隊的路上改進，我們能不更加積極的改進嗎？

現在竟有人以爲自美日宣戰以後，我們得到許多盟國，祇要睡着就可以打勝仗的。這是夢話，這是沒出息的話！在以前專制時代是人各爲其主，在現代國際局勢之下是人各爲其國。自己懶惰的躺着，而有他人來爲我們趨走境內的敵人，世間決無此理。退一萬步來說，縱然世界有此奇績，這種勝利也是不光榮的，這種勝果也是不能保持的。我們必須從現代戰爭所啓示的方面來改進，國家民族才能有永久的獨立和自由。若是在戰時或戰後均妄自滿足，以爲我們用這樣凌亂的武器，這樣鬆懈的組織與訓練，也可以抗戰五年多，何必他求，那國家民族真要陷於萬劫不復之境了。

——我熱烈的希望——不祇是希望，而且是禱告——我們英勇的武裝同志都能做現代軍人。從對於現代戰爭的認識中，一致完成蔣委員長爲國家民族建軍的宏願！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重慶。

從黑暗到光明

——抗戰與外交——

當狂飈四襲，陰雲密布，巨浪如山打過船頭的時候，要這隻勇敢的大船，要這種冷惡的環境不斷的奮鬥，以期渡過難關，重到日麗天青的海面，固須全船的人有同舟共濟的精神，一致努力，但尤須掌舵的人，將羅盤看得準，將舵把得穩。

——對這個譬喻，誰說是不適用於抗戰時期的中國？

——第一大戰戰完結後十三年——多不詳的數字！——國際的風波，漸漸的更不安定起來了。慣於漁業的日本

人，感覺風波是最靈敏的，但是這羣漁夫，卻不甘於海濱的生活，想到大陸上來摸魚。她們的「大陸政策」遠起於十九世紀末葉所謂「征韓論」爆發時代。以後因甲午之戰（公元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和日俄戰爭（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得了不少的便宜，逐步把朝鮮滅了，遂以「得隴望蜀」的心理，推進到東三省，而且開闢於華北的大平原。日本看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風波，知道列強無暇東顧，於是在民國四年想以二十一條的方式，事實上統制全中國。不料他自身國力未充，大戰又不久結束，未能如願，民國十年美國召集太平洋會議，他受了一種環境的制裁，結果反而將吞進去了的青島和膠濟鐵路從口中吐出。他的不甘心更使他想待機而動。到了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北大營的砲聲起來了。這砲聲不但掀動了現在中日的大戰，而且轟破了世界的和平！

日本爲什麼選擇這個時機呢？第一他看穿了歐洲列強間的矛盾和磨擦。第二他乘着美國一九二九年後的經濟大恐慌。第三他知道蘇聯正從事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無意外驚。第四他害怕當時中國形式的統一變成真正的統一，中國的統一是日本最不能饒恕的罪惡，所以趁統一尙未確實完成，國力正屬空虛，又正值水災內患的時候，趕快動手罷！世界上的冒險家都是機會主義者！

一九一八給中國全國國民心理上的震動太大了！中國的國運自此以後更艱苦，更危險。在現在回想這一段的經過，真是又慘痛，又壯烈。我們的國策，表面看去忽輒忽硬，忽張忽弛，忽紆適，忽急進，但是無論如何，這國策的本身是確定的——就是要達到今天，今天！和各最大的民主國家，並肩作戰，以打倒日本的局勢！

歷史是最有價值的回想。我們回想這十二年歷史的過程，簡直是一部四幕歌可歌可泣的詩劇。我們想起變的時候，張的時候，急進的時候，固可使大家引吭高歌，拍案叫絕；我們想起輾的時候，弛的時候，紆迴的時候，也可以想像當時當國的人含着眼淚向肚裏吞的情況罷。

這部英雄詩劇的第一幕是從九一八事變到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塘沽協定。當這期間我們在毫無準備的狀態之下，祇有一面局部抵抗（如一二八淞滬戰爭），一面訴諸國聯。這本是無可奈何的事。誰說訴諸國聯是錯誤？有力量打就打，沒有力量打就得請人家評理；就是有力量打的時候，一面打，一面也可以請人評理，使世界知道是非曲直之所在。這才是外交的運用呀！況且當時國聯的機構，雖是不健全，卻也望之儼然。他的威望，也會解決過幾件國際間的武力爭端。南斯拉夫侵入阿爾巴尼亞的衝突是牠解決的，希臘侵入保加利亞的衝突是牠解決的。就是北伐時期中日濟南衝突的解決，雖然由於我們軍事重行部署的敏捷，使敵人知道難遂所圖，但是當日中國電訴國聯，國聯要召集會議的聲援，對我們也不無很好的幫助。根據這些過去的經驗，加上我們對於不經國聯各國更難援助中國的認識，我們爲什麼不訴諸國聯？

我們於九月二十一日訴諸國聯，美國雖非國聯會員國而爲非戰公約簽字國，也有代表列席；於是國聯因中國對於盟約第十條，第十一條，和第十五條的先後援引，組織了李頓調查團來華。二十一年調查團報告發表。因爲當時國聯中幾個強國，對日毫無制裁的決心，且有袒日的態度，日本乃膽敢以「大和魂」的倭刀，刺破了國聯的紙虎。

二十二年一月日本侵佔山海關，國聯被迫得沒辦法，遂於二月十四日在大會中提出十九國委員會根據李頓調查團報告而草擬的報告。除戎首日本不必投票和沒出息的暹羅放棄投票外，這報告竟由四十二國投票通過，定日本爲侵略國。以四十二國來判決一國的罪名，這是國際間一件空前的創舉，不能不說是中國外交上很大的勝利。祇可惜這勝利是道德的和法律的呵！

這不能怪國聯，祇能怪支持和運用國聯的幾個台柱，因爲國聯的力量，原是大家合起來的力量。當時幾個大國的當局，眼光太近視了！他們以爲火不燒到自己的門口，還可以蒙被高臥。東三省如此之遠，關他們什麼

痛癢？這是他們的想法。不知道條約的尊嚴與集體安全的基礎一倒，世界上沒有一處不受戰禍壓迫的。

在這期間失掉了一個最可惜的機會，就是美國國務卿發表不承認主義的時候。這個宣言發表於二十一年一月七日，主旨是不承認日本非法佔領的領土。目前的文獻足夠證明史汀生發表這個宣言，本來不想宣言了事，他要立刻和英國採取並行行動，一方面調海軍示威，一方面以經濟壓力逼迫日本退出東三省。在那日本初起釁端，軍人係探試探行動，而國內之意見並不一致的時候，若是這個辦法實現，日本就範的可能極大，東亞的和平不是不可恢復。誰料到英國的西門外相竟以十分冷淡的態度，助長日本的威風！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就明白昭告世界說這是造成世界戰禍的開端。當時各自為謀的列強，那個相信？至多不過以為這是危言聳聽罷了。那知道不到八年，這個危言聳聽的人竟成爲世界的先知者！開士博士 (Arthur Berriedals Keith) 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皇家講座教授，國際間著名的學者。他於一九四〇年發表一部戰禍的原因，論到這件事，雖然說了好些原諒西門外相的話，但在最後結論裏，也不能避免以下兩句話。這話就是：「從滿洲事變裏，墨索里尼先生學會一課重要的課程，所以西門爵士不能不對這次戰爭負他應有的一部份責任。」(The Causes of War, p. 262, 1940) 當然西門是執行他內閣的政策，但是他至少可以辭職，像後來反對親德政策的艾登外相一樣呀！然而這都是「早知今日，悔不當初」的話，說來也無益，祇是大家以後不要忘記世界戰禍是這樣縱容而成。

英美是不能合作採取共同行動的，國聯的威勢是假的，這兩層日本看穿了，於是老羞成怒，在四十二國的決議以後，大踏步的退出國聯，繼續侵入熱河，進迫平津。我們對於國聯的力量，國聯的援助，也進一步認識清楚了；祇得忍辱含痛，於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訂塘沽協定。

三

在第二幕詩劇裏面，這位負創的英雄——中國——揩着渾身的血跡，自己起來掙扎。要掙扎就得要自己喘

過一口氣來。外界有效的援助，既然絕望，自己反抗的力量，又未培植，於是這位詩劇的英雄，祇得吞聲忍氣，暫時和敵人虛與委蛇，以圖乘機再舉。這一段精神上最痛苦的時間，是從二十二年的塘沽協定到二十六年的七月七日；但其間有一個重大的轉捩，就是二十五年冬克復百靈廟的戰爭。

當這時期，我們真是感覺到天地蒼茫，一無所靠；悲痛是無用的，盲動等於自殺，於是咬緊牙根，定下一個「自力更生」的國策。我們認識了時間是我們的朋友，因為準備需要時間。但是敵人不容許我們準備；自己的國民在悲憤的情緒之下，又覺得等不及讓政府來準備。這時候政策稍微掙得不一點，我們就會陷於自殺的盲動，或是一蹶不振的頹喪。在這雙重的壓迫之下，精神是怎樣的痛苦！爲了要和敵人虛與委蛇，中央不好事出而面，所以設立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預備有些事件，就地解決。這原是不得已的辦法。當地河北還有兩師中央直轄的精銳部隊和一團憲兵，黨部照常活動，因此當地的情形，中央還可控制。這卻與敵人華北特殊化的政策又不相容了。他們藉口塘沽協定附件所謂「申合事項」，不但在長城線不撤兵，而且要中央軍隊在河北絕跡，成爲我們不設防而他們設防的局面。最後乃藉口一個漢奸的被殺，和敵人對察哈爾省政府的不滿，又復陳兵北平，重唱他們「斷然處置」的老調，逼出他們所謂何梅協定，中央軍退出河北，平津黨部也相繼撤退，察省政府改組，華北的情形，自此更加黯淡。到二十四年年底，漢奸殷汝耕挾冀東叛變。不久冀察政務委員會也就成立，國民的情緒，重現不可遏制的現象。因爲當時凡到過河北的人，誰不有「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的傷感！

在這個階段，敵人對我們的侮辱與傷害，真是一步逼緊一步。通車，通郵，通航，和強迫「敦睦邦交」，不斷的壓迫我們，使無喘息的餘地。他們的手法，可以說是亂極了。對付我們則駐屯軍司令可以辦交涉，使館武官可以辦交涉，總領事可以辦交涉，甚至一個區區尉官也可以辦交涉，祇是他們的大使不辦交涉。每次大使約定見我們的當局，而使館武官則硬要搶到前兩點鐘來見。在我們當時固有國將不國之感，但他則已國不成國了。

我們虛與委蛇，拖長時間的政策是非常對的。執行這政策的時候，原需要一班人和敵人方面敷衍；祇是當年我們奔走中日之間的人羣裏面，有許多居心太不可問，其居心最不可問的一點，就是挾敵人以自重，來增進自己的地位和金錢。這種居心非流到「自外生成」，轉爲漢奸不可。我當時就鄭重陳述過，對日本辦外交，不可重視這班人和他們的人員胡調。我們雖弱，但是我相信「臨之以莊則敬」的古訓。我不相信和日本人吃「牛鳥鍋」，玩歌妓，就可以使他們首所欲言，把他們的國事忘了。敵人是得寸進尺的；我們更不可當他尚未進寸即已退尺，我在中央政治會議裏，得罪過唐有壬氏，就是爲了他提出要禁止「國難地圖」。我當時說，在整個國策之下，我不反對有人唱紅臉，有人唱白臉，但是我反對你「先意承志」的辦法。至於殷同，殷汝耕，李擇一，汪時環，吳徵修，許修直等一大羣人，是那幾個機關用起來的？是否現在是著名漢奸？則事實具在，無庸多說。我們爲忠於黨國起見，不能不老實說這是當時的一件遺憾。

至於中央的國策，縱然不免因適華人渣引起過一點誤會，卻不會絲毫受過影響。當國的人是在「忍辱負重」，而不是在「忍辱負輕」。誰能否認這最痛苦的幾年，是國民政府辦事最積極，最有精神，最有成績的幾年？軍隊的整理，是以建立國防軍爲對象。就是江西的軍事及其所產生的訓練工作，恐怕也多少是一種建立國防部隊的煙幕罷？兵工的改革，爲抗戰軍興後輕兵器子彈的自給自足立下一個堅強的基礎。空軍的建設，在抗戰時期表現了輝煌的戰功。若是七七事變遲發一年，則我們空軍的力量可以比當時增加三倍。法幣制度的成立，建樹起抗戰金融財政的骨幹。說到交通的進步，更有可觀。五十年後的人來寫這一段短短時間的歷史，恐怕可以說他是「公路狂的時代」。十萬公里的以上的公路，把全國的內地，大致已得到了動脈上的聯絡。而粵漢鐵路四年的工程，在二年半完成，對於抗戰實在是偉大的貢獻。試問假如沒有這條從南海到腹心區域的輸血管，則自南京失守以後，我們那能還在武漢支持一年！設如不能在武漢支持一年，則抗戰的前途又將怎樣？這些都是埋頭苦幹，而不能將其用意任意宣傳的工作。

這幾年在外交上我們不倚仗申國聯，但是國聯的關係我們也不放棄，他在技術上多少給我們些援助和鼓

屬。我們向英法德各國，已取得信用，可以吸收他們的資本和機械，以及相當數量的軍火，日本於二十三年曾向英美各國抗議，均經他們嚴詞拒絕。中央還有一個初步四年計劃，要待實施。

當然國力充實了一點，對於敵人的外交也可以強硬一點，於是在二十五年秋間外交部長張莘和日本駐華大使川越的正式談判開始。中國方面居然提出對案，使國人頓覺驚異。到了那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百靈廟的克復，不但使情緒懷喪的國民，突然鼓舞起來，而且政府當局的苦心，也就從此大白於天下！這個勝利，可以說是七七以後大戰的序幕，對於人心上影響之大，祇有後世史家可以更清楚的認識。

百靈廟勝利後不及一月，不幸即有西安事變發生。蔣先生多年的苦心，在此時既為天下所週知，蔣先生偉大的人格，當此事變復能昭示於天下；所以當事變消息傳出以後，全國無論男女老幼，無不鎮日愁容不展，甚至痛哭失聲；而出險的消息一發放，全國，甚至全世界，於一剎那間都和受了強烈的電感一樣，手舞足蹈，歡笑着狂。我私心常藏着一個愉快：就是這出險的消息，是我當時因某種任務關係，指揮中央廣播電台發放的，給了全國人無限真正的歡樂。給人類歡樂不是自己最歡樂的事嗎？發放後不到一分鐘，埋伏好了的爆竹，狂吼在南京的全城。其實豈祇南京，從全中國以至海外，都是如此。中國人瘋了！中國真正統一了！那晚有一個新到南京來的外國記者問我放爆竹是什麼意思。我的回答是「你們總投票是用票紙，我們總投票是用爆竹！」這個現象是日本人心裏最害怕的，是不能容忍的。西安事變在中國是因禍得福，在日本是提早了蘆溝橋上的炮聲。

四

在「蘆溝橋曉月」照臨之下，這位傷勢尚未復元的英雄，聽着炮吼的聲音，翻身便起。爲了舊恨新仇，他也顧不了一切外界援助的有無，挺身而出，竟作孤軍的奮鬪。他表演出來的是這詩劇中最有精采的第三幕。這一幕的時間是從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事變，到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發動的太平洋戰爭。這一幕穿插了多少景

致，其中有些真是奇景。

這次大戰的發動，當然不屬中國，因中國還是想拖延時間，完成相當的準備。但是日本冒險家的耐性，卻已完了。他們選擇這時候，也不是沒有理由。第一，正如上面說過，他害怕中國真正統一的新形勢。第二，當時正逢蘇聯清黨肅軍，而出賣中東鐵路一事，尤足以表現其無心東向。第三，是美國毫無準備，國內孤立派氣燄甚張。第四，是德國自希特勒當政以來，力量膨漲，已使英法提心弔膽，而希墨合唱雙簧，尤使整個的歐洲不安。

在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德日簽立防共協定，次年意大利相繼加入，這是日本引以自豪的事，以為外交上已經打破了孤立的局面。這防共協定既不是用以防蘇聯，更不是用以防止國內的共產黨，乃是一件別有作用的法律，也是一個烟幕。德國在歐洲用了來欺蒙英法諸國，使他們錯覺到德國無意向西，反而可以為歐洲作防制共產勢力西侵的隄岸。日本在遠東則把他當唐三藏的緊箍咒用，要想套在中國頭上，藉此干涉中國的內政，軍事，國防，經濟各部分，而加以全部的統制。他們三番五次拿了這頂蓮花帽來威迫利誘我們戴上頭去；但是我們熟讀西遊記的中國人，這個當是不肯上的。於是他們知道用輓的方法無所施其技，乃用硬的方法來了。

日本這次發難的地點在北平。北平不但是中國六七百年的故都，文化的精英之所在，而且是四條鐵路的中心點。若是敵兵進佔北平而不打，讓他們在軍事上站住腳根以後，則黃河以北，勢將被他們囊括；在人心上則全民族的精神將一蹶不振。所以蔣先生一聞蘆溝橋事變以後，立刻派六師兵入河北進援。當時若敵人還可以見風轉篷，維持冀察政務委員會原狀的話，中國也未始不可以為他留點退步，再拖一段時間。無奈敵人冒險的心理太濃厚了，於是蔣先生認為和平已到絕望的時期，犧牲已到最後的關頭，決定了發動全面的抗戰。這個決定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最重大的事！他的適合機宜，充滿智慧，也祇有以後的歷史可以證明。

全面抗戰的決心下了以後，因為中央軍隊的主力，一時不能控制北方，於是我們便選擇上海的戰場了！我們在毫無要塞設備的上海，前後運用了××師以上的兵力，與敵人陸海空軍三方面優勢的武器相搏戰，竟支持

到三個月之久，這種戰績，實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或者有人隨意批評，以為在上海作戰犧牲過大，太不合算，我們何不節省兵力，在築好工事的蘇嘉線上抵抗呢？殊不知國家最高戰略是要與最高政略相配合的。殊不知上海一戰，不但改變了國際間對於中國的視聽，而且樹立了全民族對於抗戰的自信心。這種收穫太偉大了。何況外交的策略也是最高政策的一部份。

我們對於外交不會輕視，所以七七事變一起，我國於七月十七日即有緊急備忘錄送致國聯和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簽字的國家。九月十七日國聯行政院開會討論中日戰爭問題。因無結果，便引起了十月六日美國羅斯福總統抨擊侵略國，保障和平的演說。十一月二日九國公約國家於華盛頓會議以後，在北京開第一次會議。雖然仍無結果，而且使我們在上海作戰的軍隊，因而延期撤防數天，以致增加了很大的損失；但是這種無結果，就是結果。因為自此以後，至少使美國知道日本是有意撕毀對他們簽定的有關條約，不稍顧忌的。這便引起了他們對日本的真正認識。不經過這次的碰壁，美國以後對日本的堅決態度，斷不會漸次形成。

上海失陷了，敵人長驅直入，以為在南京可以訂城下之盟。那時候南京也有搖動份子，想找德國大使陶德曼來，依照他的建議媾和。那知道在林主席上船來陪都重慶的前夕，經蔣先生在國防最高會議中嚴正的申飭，痛述此次戰爭為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斷難中途妥協，於是衆議乃定。一言興邦，祇有蔣先生這一夕話當得起。「決大疑，定大難，」蔣先生這種偉大的政治家的風度，一見於七七事變以後，再見於南京退出之時。當南京失守的次日，蔣先生對國際鄭重的宣告，日本軍隊一進南京城，日本就失敗了。當時大家對於這番話莫名其妙，到現在才知道其中的真理。日本此後沒有對中國言和的希望了。

陪都雖定於重慶，但最初政治軍事的重心留在武漢約有一年。這一年對於抗戰的關係極為重要，是不容忽視的。台兒莊的勝利，不在坂垣、磯谷的被挫，而是在於恢復了我們全國於南京失陷以後，深受打擊的民氣與軍心。

在武漢時期，我們得到了不少國外運來的軍械與物資，讓我們再回過一口氣來。英國把九龍和香港毫無保

留地做我們的轉運站，是值得感激的一件事。

敵人知道「速戰速決」的迷夢已經打破，於是轉而提出「速和速結」的口號。蔣先生既堅持民族正義立場不能與和，於是他便找到了一個沒出息的汪精衛。在武漢會戰的時候，今日的漢奸汪精衛就開始搖動了。他到重慶不久，即因日本的勾結，私奔河內，繼赴上海，卒致身爲傀儡俘囚而不知悟。這件事自然是由於他自己秉性太壞，庸策心過高，遂陷入於認賊作父的慘境。但是義大利外交人員的從中播弄，也是其中的一個內幕。

武漢失陷以後，我們領土被敵人淪陷的增多；到二十九年六月十二日宜昌的失守，更使我們感覺痛苦。我們在各戰場上雖陸續有所收獲，提高了我們「積小勝以成大勝」的希望，但是終究祇我們一個受傷的國家，挨住日本單獨在打呀！外援呢？那時候的歐洲，因為德國日趨猖狂，斷絕凡爾賽和約，進兵萊茵河，併吞奧國，適國竟已絲使英法寢不安枕，食不甘味了。二十七年九月慕尼黑黑會議的時候，張伯倫的洋傘外交到了高峯，而英法的對德綏靖政策，卻已陷入深淵。從此歐洲各國天天備戰，那有心緒想到遠東？所以二十八年二月敵軍侵入海南島的時候，蔣先生便警告各國，說道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也沒有國家能夠充分了解。蘇聯是我們的盟友，曾經給過我們多少物資的援助，但是自從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和日本訂定諾蒙坎停戰協定與十二月三十一日另外兩個協定簽字以後，蘇日間的衝突，又是無望。當時的中國，真是孤立極了！

就是那年的九月一日，德軍進攻波蘭，歐洲的大戰（當時還祇是歐戰）爆發。我們在一方面固然多一個另闢出路的機會，在另一方面則歐戰方興的時候，我們難道想不到誰能給力分在遠東？歐戰是一台戲，中日戰爭又是一台戲。這兩台戲如何可以唱成聯台？這是我們天天勞心焦思而不能解答的問題。

正在這個當口，我們不能不謝謝日本的愚蠢！他竟於二十九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和滿蒙成立軍事同盟，由共同防共的夥伴，一變而爲正式的軸心國家。爲日本設想，這真是愚蠢，德所能給你實際援助幾何？你做強盜便做強盜好了，爲什麼還在犄角上寫上「我是強盜」四個字呢？這非愚蠢而何？這樣一來，他國和日本妥協

的機會，自然少了！中國抗戰的價值，也陡然爲世界民治國家所認識！

自從歐戰爆發以來，英國在遠東的力量減削，他在這方面領導權實際上交給美國。我們無形中安心得多。雖然三十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蘇協定，當時不免給我們心中一層翳影，我們倒還不致因此落入悲觀。美國是一個自由傳統的民治國家，事事要靠輿論的成熟，所以動起來很慢。老實說，美國不能禁運油鐵赴日本，以致增加他作戰的資源，是我們最痛心的事，我個人就曾幾次聯合全國教育界人士通電反對。但是英明的羅斯福總統，卻是一貫的以有效的方法，領導美國的輿論和國民向正義的方面動。我們尤其感謝美國的，是自九一八以來，每逢中國遇着一件倒霉的事，不幾天他總對我們有一個表示，來安慰我們。最初來得稍慢，以後來得更快；最初是精神的鼓勵，以後是物質的援助，最初物質的數量還少，以後物質的數量加多。這種事例，我可以舉出十八個來，此地不必細講。但是到三十年春夏之間，日美已開始了忽斷忽續的談判；到了秋冬之間，這談判又積極起來了。我們並不疑心，卻很擔心，等到十一月底日本的巨艦來宿三郎抵美的時候，美日的關係，已到了妥協與破裂的十字路口了，這真是我們捏一把冷汗的時期。來宿最後商得一個三個月臨時妥協的方案。但是美國真夠朋友，真講信義，他實踐他以前的諾言：凡是中國不同意的辦法，他拒絕接受。（這是二十六年他出席九國公約會議代表提出的申明。）他把這臨時辦法徵詢中國的意見，我們的蔣委員長毅然的拒絕了。聽說當時中國的蘭道大使傳達蔣委員長意見的時候，羅斯福總統便親口對他說，煩你告訴蔣委員長，請他放心。他既然不同意，我決定把這辦法拒絕。但是我們拒絕的申明出去以後，四十八小時以內，太平洋上可以隨時發生戰爭。可見日本的首先發動攻擊，是在羅斯福總統意料之中的。至於珍珠港突受襲擊而毫無準備，乃是當地駐軍的疏忽。無怪事後當地軍專負責人要受軍法會審了。這次珍珠港的砲聲，掀起了太平洋上的巨浪，也掀開了太平洋上的沉痾。於是歐洲戰爭變成了真正的世界大戰，遠東的戰場也從此與歐洲的戰場成爲聯合。我們這位困鬪的英雄，此後不是孤軍轉戰，而是與許多強大的同盟國家，並肩作戰了。

五

這位受了新刺激和新鼓勵的英雄，遂以嶄新的姿態，踏上了世界戰爭的舞台，表演這部英雄詩劇最緊張的第四幕。這幕開始的時期是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一直到最後勝利光榮的來臨。這全劇的結束要多少時間呢？學歷史的人是不當作預言的。在歷史上美國的「獨立戰爭」，需要八年，我們的獨立戰爭，或者不能少於八年罷！在這風雲際會，我們一躍而登世界大戰舞台的時候，我們的第一聲畢竟不凡。我們打了四年多不會對日宣戰，祇是咬緊牙根挨悶棍，原來不過爲了避免敵人在海上檢查中立國船隻，爲我們運輸物資的關係。現在情形不同了。我們不但立刻對日宣戰，而且對日本合夥的強盜德義宣戰。我們的宣戰，比英國美國還要早兩三天！這個堅定而敏捷的舉動，真是值得後代歷史家的讚許。因爲這個舉動，爲世界劃清了侵略國和民主國的戰線，而且表示出我們中華民族從不投機取巧的精神。我們向來祇是本着自己這一條命和侵略國在拚。我們不會挑撥任何國際間的戰爭。國際戰爭來了我們自然也欣然接受。我們是直道而行的，所以我們的良心是清白的。「以不變應萬變。」就是這個道理。中國城隍廟裏不是當門掛着一面大算盤，上面寫着「人有百算，天有一算」八個大字嗎？我們憑着這一算，居然算靈了！這個道德上的教訓，實在很大！

我們在得到許多盟國的時候，自然無限高興，但是我們在這太平洋戰爭的初期，並不過份樂觀，因爲我們知道敵人是经过多年的處心積慮，來作「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攻襲的。所以香港、菲律賓、荷印、馬來、新加坡、緬甸相繼失守的消息傳來，我們並不悲觀。我們祇是感謝盟邦美國和英國於新嘉坡將要失守的時候，自動借給我們五萬萬美金和五千萬英鎊，不但鞏固我們經濟的力量，而且給我們一種精神的安慰。

我們於條件未備的情形之下，選擇精銳的部隊，披髮纓冠去救緬甸，這是四十八年來中國軍隊出國長征的第一次！我們雖然暫時失敗了，我們卻不說怨天尤人的寒塵話。我們祇是準備向緬甸反攻，因爲我們參戰的態度是，祇知道義務而不知道權利。

在外交方面，我們還有一件最興奮的事，就是三十一年元旦在華盛頓簽定二十六國同盟宣言的時候，盟國商定由中、英、美、蘇四國成爲一組先簽。簽過以後羅斯福總統特別鄭重和中國代表宋子文部長握手聲明道：

「今天我們特別高興，歡迎中國爲世界上四大強國之一員！」

廢除平等條約不是中國四萬五千萬人民一致的要求，爲中國國民黨近五十年來奮鬥的目標嗎？這種條約的廢除，美國於三十年五月三十一日於中國新任外交部長郭泰祺過華盛頓時，首先成立了郭泰祺赫爾換文，答應中國於戰後實現。但不久於三十一年十月九日英、美竟自動宣告即時另訂新約，提前廢除。這個日期的選定是很有意義的。因爲他們是要在雙十節這天，使中國全體人民得到這一件高興的消息。新約的談判，迅速而順利。終於三十二年的一月十一日在重慶、華盛頓兩處由三國代表簽定。我們都很珍重英美的友誼。美國毫無保留的態度，尤其使我們佩服。新約在此時簽定，更使我有一點滿意的觀察，就是此事在此時解決，將來在世界和會席上，中國與同盟國間少了一個問題！我們和並肩作戰的盟友是平等了！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在十八年之內，居然實現了！一百年中國慘痛的歷史，到今日一切翻身！

六

我們現在是由抗戰時期進入參戰時期。同盟國偉大的力量，已經開始撞響了日本的喪鐘。我們現在要注意的就是：我們和同盟國不但要打败日本，而且要打倒日本！

這段抗戰時期歷史的演化，可以說專事轉到如我們的心願。現在什麼條件都齊備了！所欠缺的恐怕祇有用海峽做根據地來轟炸東京大坂的一環。歷史還要演變下去的，我們祇希望這不是很遠的事。其餘的恐怕祇欠缺一個日本大地震罷！

但是我們不是沒出息而妄想天罰的人。我們要的是人罰，我們能做到的也是人罰。我們在平等的地位與盟國並肩作戰，我們的責任也更重大了！蔣先生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他看中國的前途格外清楚。他在國人狂歡的情緒之下，便發出鄭重的警告。他的意思是，盟國的好意，稱我們爲四大強國之一，但是仔細考量我們的國力，這種資格我們還是夠不上的。我們不要把自己迷惑住了。我們更不能自大。我們努力建國。我們更

要準備兵力，預備規模更大的會戰。這個不久來臨的會戰，範圍的廣大，犧牲的壯烈，要使以往的對日戰爭，如倭儒裏着巨艦一般。我們邁進的前途中還有許多困難，是的。我們要貢獻很大的兵力，和盟軍一道爲我們打通海口，打通國際運輸路線。我們要以自己的兵力，收復整個的中原。我們要以自己的兵力，收復東四省，因爲東四省將來是否確實爲我國的領土，我國的兵，是否先打進了，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我們要經營廣大的西北，我們的國旗，要飄揚在無際的海洋上面。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要有健全的組織。我們的生產能力要注重工業化。沒有現代的工業化就沒有現代的國防。不然就是我們和盟國一道打倒了日本，我們還是沒有辦法。日本的民族是戰鬪的民族，是工業相當發達的民族，是善於利用科學以遂私圖的民族。我們不看見上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嗎？不到二十年他又是一條好漢！我們在歡樂中，也應該知所警惕了。

兵家說：「行百里者半九十里」。這就是說走了一百里路的人，走到九十里，祇能說是走了一半。因爲最後的十里，是最費力氣的一段。若是這接近目標的十里不用力走，結果可以全功盡棄。再以航行的譬喻，來做結束罷。我們這艘國家的巨艦，現在倒有一點像上峽的形勢了。我們經過了千灘百險，但是還要經過一個巨灘，方才可以達到目的地。若是稍一懈怠，略微鬆手，船就有倒退觸礁的危險。我們掌舵的確是把舵掌穩了。所急切需要的就是背繃的，撐竿的，搖槳的一齊使勁呀！

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重慶。

中華兒女應當目光四射

中國要有將來，中華兒女應當目光四射！

尤其是山城陪都的人士，千萬不可被這重稽疊障的巴山巫峽，障礙住我們四射的目光。我們不能躲在山谷裏睡，我們要站在山頂上看。

我們要看見錦繡的東南；但是我們不能夢想到戰後還回復那戰前上海南京廣州香港等處酒綠燈紅，紙醉金迷的生活。我們要看見台灣和海南島是我們在海上守護中國國土的兩隻巨獅。我們還要看見橙黃橘綠般的大海。我們要知道海裏蘊藏着無限的富源。我們要知道海道是國家最便利的生命線。無海權的國家是無前途的國家。我們應當傷心的注意到那海上看不見的事實。這就是我們看不見一噸中國的海船航行在，一面中國國旗飄揚在，海天深處！我們真的要成爲四大強國之一，強國那能海上無軍艦，無商船？這海闊天空的舞台，中華兒女能不準備着獻大好身手！

我們要看見肥沃的處女黑土層，被滔滔的黑龍鴨綠二江環繞着的東北。那一望無際的青紗帳是多麼醉心。那金黃色的大豆是多麼滋養。此地有大量的煤。此地蘊藏着佔全國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鐵。此地有日光反映出燦爛的金沙。此地有膏腴的松遼平原，不特已經容納了三千萬中國人，還可以至少容納六千萬中國人。此次戰事勝利的最後期，由那國或那部分的軍隊先進東三省，對於將來東三省的主權，有莫大的關係。我們應當事前注意這實際問題。就是我們的軍隊先打進去以後，敵人經營的企業，如何接收？接收了如何繼續進行？敵我先後造成的鐵路網，如何接收？接收了又如何將火車繼續開駛？敵國的強迫移民，如何驅遣回籍，以絕後患？這都是我們應當準備的事。要保障我們東北的生命線，要充實我們東北的國防，我們有志氣的中華兒女，不能再廢棄在人滿的東南了！

我們要看見偉大的西北。我們要掃除想到西北就想到荒涼的心理。我們要知道西北許多的荒涼是人事未盡的結果。我們要回想漢唐時代西北繁榮的情景。「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這是何等的盛況！當年是歐亞交通的孔道；不久的將來，總當有鐵路的幹線，可以繞成。那時候西北的國防，不但特別增加了重要性，而且簡直是中國陸路上的堂堂大門。我們不要忘記祇是新疆一省，就有十八個浙江省那樣大。天山路宛然有江南的氣候。天山的溶雪，豈祇甜蜜了哈密的名瓜，難道不可以作各種水利的源源水庫？況且石油——世界各國拚命爭奪的石油，將來中國許多新動力仰仗的石油——正貯蓄在西北一

帶。這也是將來中國海軍和機械化部隊的命脈。況且「境賊誨盜」，中國古有明訓。美國之有今天，全靠「邊防西進運動」。這也是我們一個榜樣。在西北我們有的是可爲的事業。可見我們有志氣的中華兒女，更不當再廢棄東南！

就是我們抗戰根據地的西南，雖然在這過去五年期間，建立了許多新興的事業，但是我們睜開眼睛仔細一看，沒有進行的事業正多。就是已辦的事業，根基也難說是穩固。我們沒有西南，我們抗戰的局面那有今天。這是大家共見共曉的事實。在抗戰勝利以後，我們不但不能把這點在西南已經立下的事業基礎，尤其是工業基礎毀壞，而且還要繼續地發揚光大。我們要打倒杜工部因「劍外忽傳收薊北」，而發生的「漫卷詩書喜欲狂」的心理。更不能都打算「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舉動。中國的力量不達到雅魯藏布江岸旁，喜馬拉雅山脚下，中國的國防不算鞏固！

中國所謂宇宙，是包括上下四方的。自然我們還當向地的深處看，看見三千公尺以下的寶藏；我們更當向天的高處看，看見同溫層以內的制空權。我們知道這次大戰，同盟國陸海軍的推進，靠着「空軍」。不但戰爭如此，將來的國防也如此。從前所謂「龍城飛將」，和「飛將軍自天而下」，到現在已經不是寓言和比譬。現在空軍和空中運輸專業的發達，加緊征服了距離，更使戰後的世界關係，完全變了一副面目。我們不鞏固我們疆域的立體，我們簡直無以生存！

有志氣的中華兒女們！我們不必向外侵略，我們自己國家的疆域，卻是要鞏固的。祇有開發，才能鞏固。祖宗爲我們開闢下一座莊嚴偉大的舞台，正可供我們表演動地驚天，可泣可歌的名劇。我們不能像鴛鴦缸邊上的蛆一樣，你爬在我背上，我爬在你背上，結果還是一同掉下深坑。

「海闊縱魚躍，天空任鳥飛。」中華兒女應當有此心胸！

三十二年二月二日，重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續一版

(86162續字)

黑雲暴雨到明霞

翰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壹元捌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羅家倫

發行人 王雲五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21888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library or archival stamp.